

公  
是  
集  
七





集 是 公  
(七)

撰 錄 劉

# 公是集卷四十二

說

## 雜說九首

善治天下者。求之于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攫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者。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問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也。其不以利私己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視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視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視一歲。猶旦暮也。且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

世之憂士庶人有終身之憂。

非獨百姓爲有俗也。至于有司執事亦有俗也。爲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變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爲賢。以守道爲拙。以苟簡爲治。以姑息爲安。以佞諛爲禮。以雷同爲美。以希世爲賢。故巧競之路開也。以守道爲拙。故敦樸之節消也。以苟簡爲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爲安。故事有所不修也。以佞諛爲禮。故忠信之士匿也。以雷同爲美。故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火之燒膏。若泉之穿石。漸之漬之。將效于盡而止。不盡則不止。方其盡也。可不憂耶。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庶有已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爲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抑其不守道者。視其治苟簡者而黜之。辱之。以進其不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升其不姑息者。視其佞諛者而糾之。謫之。以振其不佞諛者。視其雷同者而糾之。謫之。以來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盡其心。吏專其職。內之無稅政。外之無敗事。亦不數歲而習以爲俗矣。及其習以爲俗也。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至使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不達。命也。凡治國家者在仁。而享富貴在賢。今也皆委之天與命者。六者之俗不除。曲直相混淆。故知其無可奈何者爲此言也。夫習俗之人。惟見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乎。嗚呼。若火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謹察其時之俗。其善者敦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于機巧。急于財利。薄于禮義。輕于到罰。機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

則盜將起。禮義薄則君子隱。刑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欲機巧之反也。莫如尙忠厚。欲財利之反也。莫如進廉士。欲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行斯三者。則刑罰重矣。欲刑罰之反也。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可尙也。富之使可悅也。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固見利而不見義。今且使其見爲利不若爲義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爲義不若爲利者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與百姓異。百姓以勤勞效事爲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爲責。其法不得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賢者備。責不肖者略。所謂賢者。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于書傳者。夏則昏墨賊殺。商則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罰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揜博淫盜。爭鬪毆擊者。甚備。而卿士大夫其荒謾頗僻。傷教損俗者。于法無比。則置而不論。必求其揜博淫賊。爭鬪毆擊者。然後舉行刑焉。彼爲卿士大夫者。雖甚不肖。亦安有爲夫市井小人之爲者乎。苟不爲市井小人之爲。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頗僻。傷教損俗。有甚于市井小人之爲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操下詳。責上略乎。是背于春秋。今宜粗定官刑。以興化致治。賢者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揜博淫賊。爭鬪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以扶世道。民如是不亦忠乎。

古之公族。高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爾者。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可使畏義。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嚴。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說書伴讀。類

不能開導其性。假使天資茂異。猶不自知。況其膏粱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國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効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食逸居。其爲棄之。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徼山野之士。無不竝取。可謂立賢無方矣。而親戚懿私。以嫌不用。公卿大夫。懷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可虞。若時移俗變。或有強臣跋扈。而公族枝葉。無權無勇。不足畏憚。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且然之勢于未然之時。俗必笑之。及其有然。恨不早然。何可然也。魏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親之輔。而拘束子弟。愈于盜賊。國不三紀。移于強臣。此可謂昭昭之鑒也。夫爲政之體。用兵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或失規矩。今公族甚多。宜選厲賢雋。歲出數人。令曉民事。若其大雅卓然。便借以權柄。此與任殊姓異族。功相遠矣。詩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又曰。有扶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惻惻。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同姓之親親。其所以然者。稟性受體。共源異派。出于天性。而不可解于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可不念也哉。可不念也哉。

古太學教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賢材。今公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下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復專學問道。苟以榮富家貴族耳。勢崇力鉅。易以講道。往往據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淆。天下常若官多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爲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爲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以爲有殊功異行。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爲設五經博士。隨所欲學。從博士習之。間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典。

大義通五經四經爲上三經次之二經爲下不及二經且勿舉以十道爲問不失爲上失一二次之失三四爲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祿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以其子孫才高自以高官與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以其子孫材下自以小官與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爲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者皆得其人經義益修矣

古者求士先退讓敦樸者欲以勵世矯俗也士之應世求者亦偃蹇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効力則諤然中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者鮮患失之歎今進士猥多自十年以來歲歲增益州郡所舉會于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盡以爲賢是何賢之多也雖免置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盡賢但啓貪競之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懷利干進互相窺詆發揚其短長或攜手揚袂佻達傲蕩無復處士之態習俗爲長不覺不禁必復有西伯曠放狂謫之敗竊以謂宜令州郡間歲舉進士者取其實行經學試之如太學胄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京邑四方所賦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十七人其佻薄無行皆擯斥勿收如此號爲州郡舉進士可矣非進士自舉也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于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臥潛處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齟指不足諭其情側肩擢金不足況其態鼓腹自嚮不足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于進

士矣。不知賢良之害于俗。甚于進士。何以言之。耶。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也。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可逐而取之也。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也。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故女以自媒爲醜。士以自獻爲污。今朝廷使公卿大臣舉賢良方正。則名實當矣。太守縣令。宰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下。德不及。令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于善郡。或數月而一改。人知當遷。懷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之。或因緣爲姦。不可攷較。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爲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嗜好不同。或寬急異術。或趣舍殊路。或懲勸相駁。期年一變法。數月一易政。雖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鞭扑隨之。豈不可憐也哉。宜一以九年爲限。又須令守宰募兵。滿率者賞之。如此。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當主兵也。夫守宰以占民田戶口衆寡爲殿最久矣。今一日以募兵爲事。若不籍流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畝而爲兵。守宰貪募賞格。必無禦之者。不出數年。天下喪失戶口必甚。復安得人而充之乎。若滿率不賞。則棄信也。方欲用兵。而先棄信。不可爲也。若滿率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誰欲朝廷安集飢餓之人乎。又宜假守長以權。使輕重有所出。惡逆自効。盜賊不生。要在任之以久耳。

書云。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慎事機也。今天下之事。惟決兩府。假令盡得賢智。猶常詢衆。況又未必得賢乎。夫民吏上書。或興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以唐漢故事。令百官雜議。議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詔書。

有所爲。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或數月之間。又輒取格。此皆謀之不審。議于苟且。方行之時。以爲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乃知不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之令。輕損神明之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議而後決。安得此患乎。又頃兵興以來。調度不足。吏民獻攻戰之策。富國之術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下猶參軍。抑豈無碩畫奇效。可施之當世者乎。然浮僞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懲張元吳皓。姑息此輩。以故扇習更求試用。造作怨謗。興出事端。欲以恫喝主上。規取貨利。此不可不察也。盡禁其端。則衆情壅塞。苟有至者而輒賞之。則紆僞滋長。宜取所言下賢。臣攷較驗可用者。則聽待詔。其不可用者。罷之。所待詔者。或必試用。則敕近臣問狀。若策試時務。審無虛僞。然後隨其器用之。則留者必自以得上心。失者必自不恨。今者雷同一槩。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別。雖被國恩。猶以爲恥。其庸庸者。則又過幸。或私相假借文字。竄竊姓名。或密從左右刺取前人所上書。已嘗奏御者。認爲己有。所以規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也。其言興利除害者。類無遠識。以掊克爲智。以斂怨爲德。以一切爲便。以米鹽爲能。有司樂之。輒爲行下。于國未有毫毛之益。而于民有丘山之損。此豈可持久哉。凡若此類。尤宜與衆議也。議必可行之。議之不可。奈何行也。今朝廷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議數事而已。誅大臣則議之。諡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唱唯而已。非能有所指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輒移疾自便。不赴其期。如此孰與不議也。名存實亡。何益。詩曰。詢于芻蕘。芻蕘猶可詢。況諸大夫乎。議事。丞相下九卿。卿下州。州下郡。郡下縣。縣下鄉。

### 百工說

百工之事。聖人智也。百子之術。聖人治也。百工殊智而同巧。百子殊術而同治。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鑠金以爲刀。凝土以爲器。鞣革以爲韋。合異以爲績。甲欲其堅也。刀欲其利也。弓欲其規也。矢欲其直也。其意舛馳。其務相反。其智不一。能并而容之。并而任之者。司空也。或爲楊。或爲墨。或爲刑名。或爲縱橫。或爲道德。或爲法術。爲人欲其棄己也。爲己欲其忘人也。其意亦舛馳。其務亦相反。其智亦不一。能并而容之。并而任之者。聖人也。故司空氏得其人。百工者咸安其職。勉其業。居其次。司空失其人。百工者起而相時之好惡。以巧相傾。以利相排。以說相勝。聖人在上。百子者各輸其術。陳其力。守其官。聖人隱。王道廢。百子者不得其用。起而察時之治亂。深念而遠慮之。以智相多。以學相非。以法相厲。天下于是大亂。人自爲教。家自爲治。則上無聖王。而使人不得其材。賢者在下。而業不試。故也。著之其書。傳之其徒。以謂若己而治矣。此一官之事。一器之用。譬猶鼎之可烹。罍之可盛。使相易而不能行矣。其淺深度量。規矩措置。適其所宜而已矣。楊氏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利彼也。故爲我。墨氏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私己也。故兼愛。申韓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民分之不定也。故尙刑名。蘇秦張儀之徒。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患難之不分。紛揉之不解也。故爲縱橫。莊老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多欲也。故教以清淨。陳仲史。猶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貪曲也。故教以廉直。許行陳相。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逐末也。故教以稼穡。孫武吳起。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于不教民戰。故立兵法。此皆其美者也。是以言之。或相擯也。或相尙也。雖然。尙之非也。擯之。又不是也。聖人者立。數子者得其欲。而言止矣。故言者生于不用也。術者生于不試也。言而

皆得其用。天下安有言術而皆得其試。天下安有術。故仲尼之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聖人之能盡人之材也。知人之能止其分也。使治天下亦若是矣。使世而無仲尼。德行者或爲老莊。或爲陳史。言語者或爲秦儀。或爲惠施。政事者或爲刑名。或爲法術。故曰。非百子之害也。無聖人之害也。聖人不息。王政不滅。百子者不起。夏有天下四百餘歲。傳之商。商有天下六百餘歲。傳之周。聖人治之。仁人接之。百子者不得作。周有天下八百餘歲。文敵極矣。仲尼生而無位。百子者紛然而起。由是言之。百子出于周衰也。周之前固未有也。及至今之時。道無所主。治無所出。學者喪其性。而萬物失其體。而欲復三五之治。何可得哉。故曰。世之敝。必鄉原也。相悅以名。相飾以利而已矣。世之所向而爲之。世之所背而去之。因主爲操。因俗爲度。因僞爲禮。滑稽而無法。誕漫而無家。世之敝。必鄉原也。鄉原不及百子。百子不及中庸。中庸者。聖人之治也。堯舜所以君也。周公所以臣也。仲尼所以師也。子思孟軻所以救敝也。惟仁人能知聖人。子思孟軻之謂也。

### 說犬馬

由漢以來。苟進言于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今夫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鈞之芻。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身

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儉容之臣。享五鼎。祿萬鍾。非特一器之食也。高堂華宇。寵章美服。非特一鈞之芻也。挾虛譽而邀利。竊主權以移國。外之無獲獸之效。內之無禦寇之猛者。世不可勝紀也。所謂功薄而罪尤。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犬馬耶。且吾聞賊臣之喪國矣。未聞犬馬之亂世也。誠使桓靈惠懷之君。其左右前後盡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焉。故吾以謂亂國之臣。其不若犬馬。未可以爲比也。用貴擬賤之謂讓。用賤擬貴之謂僭。然而以彼亂國之臣。而比犬馬。吾見其僭。不見其讓也。

# 公是集卷四十三

## 書啓

### 擬朝廷報契丹書

恭問大契丹皇帝。遣某子遺朕書。告將親伐元昊。朕不敢聞。先帝割靈夏五州之地。封李德明。使奉拓跋之祀。編族宗籍。以寵其姓。尊官貴爵。以養其身。厚賜重祿。以足其意。丹書鐵券。以堅其信。德至厚也。澤至大也。曩者元昊不思先帝之至德。忘其祖先之勤苦。因中國累世之賜予。以煦沐其人民。遂扇搖種族。造作名號。掠劫郡縣。西邊苦之。常時公卿大夫皆曰。元昊所爲。大惡不道。朕不得赦。故詔邊郡厲兵馬。爲士民之衛。絕其屬籍。削其官爵。以苦之而已。然皇帝遣使再來。讓書隨至。以爲起殘民之伐。無忌器之心。邀開南之地。求二十萬之賂。朕甚惡焉。以皇帝之書。問公卿大夫。皆曰。地者先帝所有。不可輒移。二十萬之賂。在中國秋毫耳。不足愛惜。以絕驩心。故詔有司。如皇帝所諭。今西邊之吏將帥和輯。兵械益修。財用大足。元昊數至。攻無所利。掠無所得。智窮變索。甫求納款。使者再至。朕未許也。而皇帝欲躬御師徒。深涉其境。意者儻有他故。以怒皇帝之心。不然向也。全安之。今乃破毀之乎。且元昊。中國之畔臣。皇帝之尙主也。朕將勸行。則是以疎間親。而不忌器也。朕將沮行。則是失計而養畔也。其伐其不伐。皇帝自處之。朕不敢

預聞攻城下邑。歸之彼國。係擄人民。歸之彼都。輸獲珍寶。歸之彼府。朕不以破元昊爲幸。亦不以不攻元昊爲怨。守先帝之約。全二國之歡。不亦可乎。皇帝勿疑。譬如交趾雲南。有爲不順者。朕詔有司討之。豈以此遠煩皇帝哉。聞皇帝行獵西北苦寒之地。自重爲望。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爲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旣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鷲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義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不爲其容乎。爲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其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

子馳騫于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由是以薄。禍亂猶是以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進士潘起辭不爲師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前日吾子有辱于某。聞吾子稱摯。不敢見也。辭不獲命。既已見矣。敢使從者以書還摯。某雖未得識吾子之面。然亟與鄉大夫執政者遊。其論處士之秀。必以吾子爲最。譽莫信于鄉黨。故某也始有願交之心。今吾子乃幸過其門。而諭以書。是使某內得所望。而外有以託于交也。夫信于鄉黨之信。固信矣。猶之信于人也。未若信吾之所自信。爲信于已也。是以因吾子之書而審求之。則夫不自多以年。不自足以智。不自憚以力。此君子志士之所尙。而某也方得法于吾子。子有何望師于我哉。或者人有以不肖欺聰明歟。吾子之聽有時而過歟。亡其所謂寡于世者。矯而闢之歟。燕王之尊郭隗是也。不然。師之道甚難。何願于不肖。夫古之人既樂于育材。又重于爲人師。既悅于問學。又慎于得己師。師者聽之者也。無拂師者則之者也。無違無拂者君事也。無違者親事也。古之人兼君親而奉之。未嘗易于師。師亦不可易也。某常誦此。不敢易于人。亦願吾子不失易于人也。道德之師深而約。章句之師雜而競。文字之師辨而夸。今吾子上愧于道德。而下不願爲章句文字。然則吾子何求矣哉。吾子亦謹用其志。毋怠所事。道德

將自至。某也不足以司進退。吾子察之。某頓首。

爲伯父作上范參政書

某月某日某官某再拜獻書參政諫議。蓋聞小人之事君子也。盡心焉耳矣。事可陳。雖私不嫌也。言可出。雖疎不避也。忠信故也。今某願有謁于閣下。不敢嫌其私。亦不敢避其疎。願閣下聽之。人皆言曰。執事好善恐不及。用人不求備。是周公以來一人而已。夫好善恐不及。則士樂歸之。用人不求備。則世無棄材。宜乎小人之牽胸臆舒肝膽于左右也。某之獲私也。非一日。又嘗得爲屬吏。又嘗得預于薦論。以某之不肖也。而見信于執事。故親戚爲某酌酒而相賀。朋友爲某易貌而改觀。然而某之意。獨不自幸也。何則。當是之時。執事猶在外。故某非敢望伸于人也。十年于茲矣。今自執事之贊天下之政也。善無所不升。能無所不用。某也竊不自遜。以爲奉令承教。亦幸無罪。非敢當執事之首舉也。其亦庶乎一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再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三之四之而及之乎。今既不獲矣。意者某之愚不概于心耶。抑亦衰老不足以任事耶。抑亦不肖將有譏謫之口間之其中耶。自非然者。執事豈輕昔日之舉而重今日之賜哉。默而不言。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遺忘微賤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薦人。不以誠居情乎。其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不自信其信乎。是故事雖私不敢嫌。言雖疎不敢避。此小人。事君子。忠信之實也。願執事察之。某又聞趙文子之相晉國也。所舉而用者。管庫之士七十餘家。夫管庫之賤。而文子不捨者。致其

于門下也。執事如不忍廢文子之意，遺仲尼之義，則某也願竊自比管庫之士，豈獨某幸甚而已。抑四方之人將大有悅執事之不遺微賤者焉。干冒威重，不勝戰恐。

上鄭資政啓

邈遠符光，亟遷歲籥。晞虹蜺之隆耀，渴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搖，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爲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于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岳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戡之詩，咸思袞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聞于知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檠戟而無緣。仰冀上爲廟朝，益綏福祉。

與知府龍圖啓

右某仰止英輝，藐焉陋國。顧恪居之鞅掌，曾奏記之差池。非敢自疎，誠獨內愧。何德宇之寬裕，循雅故之勤隆。貶損音題，開諭蒙蔽。于傳玩而無斂，輒藏弄以爲榮。伏惟某官積學淵通，扶義倜儻。以功業而爲任，急名教以濟時。仁政所加，休聲之所偃。善民得職，獷俗之革心。天下想見其風，主上方倚爲相。敢希愼重，以塞具瞻。

與知府龍圖啓

右某久違符光，寢易年籥。方遘閔而潛處，絕奏記而自通。馳精檠扉，萌吝心曲。伏惟坐鎮多暇，味腴積中。恭以某官政爲吏師，文入聖奧。紹先覺之逸軌，含正始之古音。清德鎮浮，休風偃俗。誠明堂之良榦，亦太

室之元龜。曩者典領大農。總司邦計。憂思獨遠。謀謨至深。暫違近班。求全而或毀。旁詢餘議。皆仰而益光。顧彼价藩。豈淹大用。緬冀俯順炎燠。倍頤寢興。

與許州龍圖啓

右某伏蒙。迂念舊治。寄聲下寮。在謙尊之光。誠有餘裕。顧樸鄙之質。非所勉任。竊承弭節便時。涓日樹政。去思未解。條教復新。雖巖石之瞻。以淹遠致。而方面之寄。可謂允懷。某近馳悃誠。諒布聽覽。悵雲霧之益驟。遠坐隅。惟燕雀之依。仍在宇下。敢冀爲國自重。少副區區。

與滑州龍圖啓

右某願游藩籬。望見風采。幸被外臺之檄。當叩天府之嚴。接浙于行。趨塵在近。伏惟綏萬夫之政。道六氣之和。德業優優。吉祥止止。矧聞膺鎮圭之召。修卓馬之朝。舍人治裝。方隆相漢之望。霖雨審象。卽頒命說之篇。仰冀上爲倚毗。倍寧寢處。

與審官龍圖啓

右某緬違英表。洊易流陰。百憂忘生。殆無視息之意。三年俟放。獨作羈孤之臣。雖辱賜環。猶棄居郡。貌漂淪。而是懼。嗟僻陋之見容。簡記差池。精爽飛越。惟雅素之甚厚。冀神照之未忘。近承雍容清嚴。左右顧問。矧導和之有術。固錫福以彌沖。恭惟某官賢業幾深。德華彪蔚。宿負致君之略。況多正始之風。宜處弼諧。

室之元龜。曩者典領大農。總司邦計。憂思獨遠。謀謨至深。暫違近班。求全而或毀。旁詢餘議。皆仰而益光。顧彼价藩。豈淹大用。緬冀俯順炎燠。倍頤寢興。

與許州龍圖啓

右某伏蒙迂念舊治。寄聲下寮。在謙尊之光。誠有餘裕。顧樸鄙之質。非所勉任。竊承弭節便時。涓日樹政。去思未解。條教復新。雖巖石之瞻。以淹遠致。而方面之寄。可謂允懷。某近馳悃誠。諒布聽覽。悵雲霧之益。矐遠坐隅。惟燕雀之依。仍在宇下。敢冀爲國自重。少副區區。

與滑州龍圖啓

右某願游藩籬。望見風采。幸被外臺之檄。當叩大府之嚴。接淅于行。趨塵在近。伏惟綏萬夫之政。道六氣之和。德業優優。吉祥止止。矧聞膺鎮圭之召。修卓馬之朝。舍人治裝。方隆相漢之望。霖雨審象。卽頒命說之篇。仰冀上爲倚毗。倍寧寢處。

與審官龍圖啓

右某緬違英表。洊易流陰。百憂忘生。殆無視息之意。三年俟放。獨作羈孤之臣。雖辱賜環。猶棄居郡。藐漂淪而是懼。嗟僻陋之見容。簡記差池。精爽飛越。惟雅素之甚厚。冀神照之未忘。近承雍容清嚴。左右顧問。矧導和之有術。固錫福以彌沖。恭惟某官賢業幾深。德華彪蔚。宿負致君之略。況多正始之風。宜處弼諧。益觀治象。諒在匪伊之夕。卽頒誕告之書。某過被詔函。遠分使指。趨階符而尙遠。搖心旆以增勞。冀順天

和允副時望

與經略龍圖啓

右某啓。伏審升榮內閣。臨統西師。圖書之淵。固歸德望。屏翰之地。宜在偉人。實亦朝廷之華。豈伊交游之寵。伏惟某官。猷爲英亮。神檢邃深。直清播于當時。功烈效于已試。猶屈方面之任。寄外禦之憂。儻周九命之崇。尙先作牧。漢三公之選。必更治民。訂之輿情。又可前賀。某叨膺符守。往繼治規。自顧空疎。竊所欣預。與知郡屯田啓

右某。偃伏高風。想見英采。徇挈餅于吏局。絕捧謁于賓閤。過辱流謙。特迂華檢。緬荷勤渠之眷。祗舒鬱結之悰。伏惟某官。偉度淵停。敏材鋒出。方據遠到之蘊。以極冥升之基。豈伊近藩。久淹令望。冀慎衛生之術。少寬引領之懷。

上參政諫議啓

右某。伏觀邸報。竊審某官。光被僉僉。毗參大政。貳公演化。方茂太平之風。間世得賢。實快具瞻之望。恭以某官。德輝華國。智略該時。經緯之氣甚高。王霸之術獨茂。施之爲政。卓爾絕倫。固宜主上極注意之求。朝廷期迂衡之美。豈獨不賓之國。未康之民。偃薄乎威聲。滲漉乎仁教。某職居守土。禮絕沒階。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賀。

上樞密諫議啓

右某忝預搢紳之後。得游化鈞之中。洒濯至和。奔走賤事。以謂竿牘之禮。不足以自通。然其燕雀之誠。則深于預附。惟均調不律。燕翼大猷。神明降休。福祉如響。伏以某官具體元哲。炳靈崧高。蹈先覺之英規。蘊庶幾之賢業。所以經國尊主。扶世導民。莫非正始之風。以趨大中之極。功德並茂。輝光日新。故出臨汭。藩則萬夫悅服。入贊上樞。則百工咸熙。蓋折衝兩楹之間。而寢兵萬里之外。上方博采輿誦。稽合懿經。將正富民之封。毋缺在庭之望。敢冀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上樞密諫議啓

右某伏審某官。光膺詔冊。榮貳樞衡。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德重國基。道鄰聖奧。用經濟爲己任。以忠肅得士心。致君之規。期于熙盛。康世之度。實効憂勤。下推具瞻之謠。上揆可久之業。所以增重宗稷。覃化朔南。時論翕然。僉選斯在。命下之日。海內寫懷。皆習聞于訏謀。已想見于風采。伏惟三后之治。高並羲軒。四輔之賢。今得伊召。太平可翹足而待。盛德方隨流而擲。某忝聯具寮。慶覩休遇。莫諧班賀。但極驢心。瞻望符階。不任抃激之至。

與龍圖諫議啓

右某近修賀牘。輒枉嗣音。仰厚睭之過隆。撫懦衷而增感。伏以某官道隨聖壺。名聳朝端。入贊靖淵之謨。出寄蕃宣之重。聲猷絕擬。功業並崇。而雅素不忘。勞謙益甚。夫以教化爲任。必敦愷悌之風。仰詠誨言。祇欽德望。尙阻侍前之使。更深引領之懷。伏冀上爲廟祧。倍寧寢履。

與龍圖諫議啓

右某倥偬官曹。淹留荆楚。地處南海。幾絕馬牛之風。知慙小夫。遂忘竿牘之禮。永惟僻陋。無以奮飛。近審賜方底之書。急追鋒之召。僉僉允屬。柄任必歸。遠方傳聞。通夕載抃。矧以某官智窮精禋。學富淵源。處經事而皆得其宜。主盛德而不牽于俗。聖朝所以簡照多士。所以推賢名澤並流。功業已試。方旌華國之望。以正富民之封。敢冀上爲倚毗。倍寧寢饋。不任懇懇之至。

與知府諫議啓

右某。睽遠德符。淹留官局。雖引領而繼日。念置郵而曠時。逃聽風聲。坐慰孤陋。諒偃藩之多暇。益專氣而致祥。伏惟某官高度鎮浮。遠猷濟俗。明見秋毫之末。智均輶轂之流。舉無遺功。謀不失利。管商強富之策。國用以饒。申甫蕃宣之材。上心攸屬。矧最七人之近列。樹千里之休風。試之治民。蕭侯不樂于居外。倚以爲相。漢帝素察其深中。方期促裝。願必加愛。棲仰之抱。一二罔伸。

與參政諫議啓

右某啓。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僉。毗參大政。天下幸甚。伏以某官德爲柱石。言合典謨。蕩正始之微音。敦致君之遠業。憂民惟切。奉己甚微。退讓形乎具寮。直清見于行事。久蓄貳公之望。果膺補衮之求。況今強敵凌邊。疲氓失職。實須迪哲。大濟羣生。追太古仁壽之風。熙先帝文明之治。功業甚盛。指揮可期。某忝分外官。親覩嘉會。雖罄得賢之頌。尙稽賀厦之儀。瞻望符階。卑情不任踴躍之至。

與知府翰諫議啓

右某伏承偃息近藩。將明盛德。雖本朝之望。士論缺然。而方面之安。民謠籍甚。伏以某官學猶天府。道幾聖鄰。謀謨之淵深。器幹之英亮。卓犖當世。翱翔昌期。固常調玉鉉之至和。賁衮衣之繁寵。輟處外屏。猥同衆人。福潤之流。限以千里。恩教之遠。局于萬夫。甚未稱致君之姿。且將有遵渚之詠。邁歸可伋。葆毓是祈。瞻望軒墉。無任懇款之至。

與中丞諫議啓

右某竊覩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僉。擢領風憲。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清修方潔。妙慮淵深。智出千人之英。德居四科之首。所以潤色王度。光輝朝端。後進得以承風。天子倚以爲相。歷金鑾之秘近。專內史之浩穰。到皆有聲。政在已試。猶且眷上卿之府。國體所崇。惟七人之班。朕命宜允。龍光駢委。風采昭融。盍徇倚毗之恩。以開弼諧之漸。某効官有局。趨賀無期。仰跂虹蜺之光。俯同燕雀之慶。

與知府諫議啓

右某比者銜命荊州。假途會府。揖虹蜺之絕焰。聆河漢之緒言。沃如清風。祛此凝吝。矧以重鄉枌之愛。厚宗姓之盟。宴有加籩。禮常異數。迨啓行于南浦。復延餞于麗譙。感著實深。跋戀何極。涉始秋之餘暑。投芒刃之新硎。理解居多。天均自若。伏惟某官炳靈南紀。挺德中朝。明白球琳之姿。深閼廊廟之器。輟從星閣。超踐蒲規。尙缺望于符階。暫吐金于江表。豈誠優于共理。抑將試以治民。固應匪朝。卽有寵拜。幸愼葆光。

之術。稍寬引領之勞。懇款于茲。數陳奚既。

與知府龍圖諫議啓

右某祇膺明命。再陟東曹。捧綸綽而若驚。感風波之可畏。積薪相襲。後者居先。屈產復歸。齒其加長。矧外無尤異之績。內乏左右之容。舊物猥還。衰顏自哂。且夏官之屬。甚貴書勳賞典之行。皆盛盟府。亦宜得清通之智。英敏之才。豈伊滯姿。可以虛受。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推士。閱量容人。深感彙征之非辜。仍憂屈轂之無用。齊素爲紫。庶幾三倍之貲。燕馬非良。忽增一顧之價。仰銜異眷。但刻深衷。收功桑榆。願激昂于壯節。誓心金石。期慷慨于當時。瞻望符光。豈勝懇款。

與知府資政諫議啓

右某伏審某官暫解樞衡。出臨藩屏。本朝注意。雖均逸而優賢。蒼生具瞻。仍矯首而舐望。竊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勳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借壽帷幄。覃化邊荒。甫臻偃武之規。亟辭執事之柄。功高而不與道隆。而從汙。穆然清風。粲若白日。昔吉甫有徂齊之駕。人詠其邁歸。周旦挾居東之疑。王思于新逆。僉愈久洽。登拜不遐。伏冀上爲廟朝。倍寧寢處。

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啓

右某啓。肅將命書。臨署吏牘。貌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繁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民社之政。外總兵戎之機。僛俛事爲。經營分表。力非其任。智不逮心。此蓋某官雅懷并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

慶之安。顧恐非才。終無云補。冀因德輝之及。猶有朞月之成。方阻披瞻。曷勝銘向。

與知府侍讀給事啓

右某驟遠德輝。遽彫月彩。以瑣旅之無暇。曾奏記之後時。伏惟鎮撫一方。翕寧百祿。竊以某官材爲世傑。智則吏師。優游上前之嚴。徘徊天下之望。出守近輔。甚舛乎民瞻。入毗大鈞。方欽乎帝賚。敢冀倍寧寢食。仰副俞諧。

與留守資政給事啓

右某伏審某官諏詢穀旦。臨撫別都。伏惟慶慰。竊以某官贊襄大猷。登翊元治。名澤純粹而並茂。規畫昭衍而無疆。簡詔自天。均勞于外。伊王城之開奧。總宮籥之申嚴。深寄股肱。保釐郊甸。福潤之博。布山川而交流。鍾重之威。參九鼎而特固。上采古事。下聆僉謀。蕭何之居關中。尙躋相國。周公之在洛邑。亦有袞衣。將副具瞻。豈云曠日。敢冀順倚毗之眷。敦葆輔之才。瞻望符階。不任頌戀之至。

與知府侍讀給事啓

右某屢馳短記。恭調下風。惟蘊暑之戒辰。方前旌之取道。清塵勤止。泰宇晏然。竊以某官德昭聖鄰。學該天府。歷居顧問之地。積負弼諧之瞻。居臨价藩。大翊邦甸。曾未入境。黎俗欣望而已多。永惟簡心。策書延登。以斯逼。伏冀俯順時序。精調寢興。

與鄆州給事啓

右某啓。伏審寵陞禁瑣。改鎮須句。雖巖石之瞻。尙缺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素辱顧憐。伏深慶抃。竊承遠驅王節。俯壓楚郊。望清塵而匪遙。逼賤事之有守。莫諧趨見。但極勞心。恭以某官蓄謀淵通。具體純粹。修治世之具。見于彌綸。抱逢辰之資。合若符契。密籌帷幄之策。大鎮邊境之虞。成功甫施。均逸居外。且褰衣有遵渚之感。本朝多注意之勤。雖于藩是崇。實宰政斯在。仰希上爲宗祐。精調寢興。

與資政給事啓

右某。數被簡書。載驅道路。瞻櫜戟之邈若。曾竿牘之闕如。內訟冥煩。交馳神幹。伏惟飲醕專氣。條教寧民。宜慶祐之方長。茲德符之永固。恭以某官秀出人傑。卓爲國華。體貌著于上心。利澤見于天下。豈其局迹千里。卷懷一時。信將振芳風于清塵。恢宏業以濟俗。尙冀良食。益符具瞻。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沿牒旁郡。省親京師。深惟便私之行。蓋蒙錫類之賜。重迂騶馭。臨餞郊亭。貪恃厚恩。忽忘淺量。至于昏醉。有瀆視瞻。雖高明之見寬。實寤寐以自訟。伏惟聽覽多裕。吉祥來寧。某驟違後塵。甫越數舍。引領馳戀。向風增懷。冀養環中之和。庸慰天下之望。

與資政給事啓

右某。睽遠符階。貿遷歲律。靡簿書之鮮暇。修魚素之曠時。惟寬度之過人。固恕情而容物。側聆布宣詔教。翕受多祺。伏以某官柱石之材。龜玉之寶。由中庸以希聖。推盛德以鎮浮。頃嘗贊襄萬機。焜耀三府。方爲

霖以賜冊。遽均逸而作藩。近輔陪京之邦。實繁福潤。明堂布政之地。方藉弼諧。幸保寢興。允符禱頌。

與皇甫給事啓

右某啓。焉依寶鄰。時假餘潤。未有及民之德。過竊增秩之恩。此蓋某官素加陽秋。曲厚風義。使疲蹇效賀。庫虛蒙榮。重煩咫尺之音。深諭勤渠之意。愧當雅睠。增鏤鄙悰。方擎舟以啓行。阻詣門而取別。伏希上爲朝社精調。寢興瞻望之深。非筆能究。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恪居官次。跼仰符光。迷于期會之文。曠是竿牘之禮。伏惟臨一都之會。據千里之邦。惇樹休聲。緝寧福履。恭以某官醕文貫道。高義鎮浮。騰膚敏之徽聲。挺中和之正氣。功業已試。議論有餘。聖上之所簡心。多士莫不推美。論股肱之郡。孰若中天。次承弼之臣。僉曰舊德。卽期入輔。以副具瞻。敢冀上爲廟朝精調。寢履。

與知府給事啓

右某間者于役。忽焉累旬。奔道路之孔脩。淹簡書之多畏。心繁幕府。思如風旌。伏蒙迂念空疎。親貶教誨。一字之重。固比于衮衣。八行之勤。本施于敵體。非此賤陋。所宜捧承。恭審燕處超然。弗祿綏止。且感且慶。以晝以昏。竊聆道路之謠。卿士之論。以謂盛德素著。宜遂就格天之功。而方面本輕。不當屈致君之量。深恐大旆。亟還中朝。實惟僉僉。敢不私喜。某飭駕還郡。拜塵有期。更冀上副倚毗。倍加攝養。

與給事啓

右某恭沿使檄。就省親闈。還軫近郊。復覩星符之采。趨風上館。再聆月旦之評。慰抃交深。指陳罔究。

與許州知府給事啓

右某肅承朝命。開決郡條。屈首受書。不能半古。彈冠充賦。苟利及親。幸試可于上前。辱推恩于券外。參民社之重。居僚吏之先。曾非所宜。何以自強。此蓋伏遇某官陶冶庶俗。熏蒸太和。不欲寢昌之朝。而有退處之士。使得奏薄伎以自効。相諸侯以協恭。受賜甚多。敗材是懼。然而土宇所及。析聲相聞。譬若層雲之陰。必及庶草。溟海之浸。莫遺近封。用此而言。知免于戾。顧守恪居之律。阻修趨見之儀。瞻望符階。飛越神幹。伏冀上爲宗祐。精調寢興。



# 公是集卷四十四

## 書啓

### 與沈丘仇香祕校啓

右某頃賴英鑒。共登賢書。私喜邂逅之逢。矧瞻顒昂之表。遽驚判別。驟荷記存。緬佩玉音。祇攬心府。伏承履肅霜之序。味粹道之腴。第祿用寧。啓處自若。尚賒款會。益冀保和。馳企之悵。數陳罔究。

###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屬因便道。幸得趨風。幕府容賓。里人授館。識恩顧之加厚。愧微賤之不遺。迨茲啓行。假以後乘。且復貶損手澤。稠重誨言。雖小雅之序。縣蠻亦古人之稱樂易。曾靡遠過。曷能弭忘。伏惟某官純粹含章。直方鍾美。上求至治之術。下察當世之宜。裁成大猷。鋪繹元化。顧均勞而居外。暫握節以陪京。周公處東。還踐赤舄。召伯分陝。入爲冢卿。矧在稽古之朝。方增迂衡之望。聳聞僉議。大慰輿詹。敢冀益慎寢興。少符禱頌。

###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伏以景近極而就長。律奏陽而復本。候雲備歲。布始經邦。恭惟某官德茂帝臣。義均國體。正氣詡物。備四時之和。盛功格天。宜萬福之報。及羣陰之滋損。諸衆望之僉僉。光華本朝。陶冶元化。某素依教育。密

庇恩輝。阻慶下塵。馳精重載。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託于一官。邈若千里。雖復蒙福潤之沾洽。偃德風之清冷。罔能奮飛。祇益固陋。竊惟撫寧黎俗。翕受祺祥。恭以某官股肱中朝。蕃屏方面。名澤純粹。功實輝光。上有同心之歡。下多注意之願。豈宜淹久京輔。徘徊衮衣。跋聞瑞節之還。大慰巖石之望。敢冀仰爲宗祏。俯和寢興。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宿官甚賤。偃德素深。譬猶處鈞範之和。漬江海之潤。日以蒙益。忽不自知。又逼簡書之繁。重稽竿牘之間。豈意假借光寵。勤渠誨言。藏以爲榮。服之無隕。伏惟某官睢德聖域。稟符元精。蓋上天所以保祐國家。而聖君有以康乂民物。功著廊廟。澤遺昆黎。讓而作藩。靜以鎮俗。雖齊侯賜履。王室是毗。抑周公處東人望。猶缺側慶玉堂之冊。復還金鼎之司。敢冀上爲敷求。益加保攝。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伏審某官肅奉制書。臨撫近鎮。伏惟慶慰。竊以堯命四岳。外總諸侯。周逮三公。出倡九牧。蓋社稷之衛重。而股肱之寄深。恭以某官德度昭明。器宇淵博。固嘗歌九功之美。贊萬務之微。均逸彌年。注意在上。仍徘徊于方面。益宣布于善經。南山巖巖。猶缺乎士望。華鳥几几。方兆乎公歸。某密附慶陰。阻修禮賀。瞻望台屏。不任欣抃之至。

與判府相公啓

右某、游于陶鈞之和、漸于江漢之潤、蒙德甚厚、依仁已深、未嘗自通門闥、望見風采、邈若數舍、忽如異方、伏惟蹈中和之精、膺元吉之報、恭以某官翼亮淳治、弼成茂勳、格于上天、簡在明主、以謂負濟民之術者、不宜虛富民之封、立長世之業者、不宜缺當世之望、必委政柄、大爲孚先、欽聞疇咨、跂俟冊命、敢冀上爲宗祏、倍寧寢興、

上致政少保啓

右某、睽遠門牆、差池歲月、顧轄下之局促、蹈海濱之阻幽、竿牘頗疎、形影相媿、伏惟頤神浩素、綏履康寧、恭以某官邁德濟時、建功扶世、躋蒼生于旣富、從赤松以自居、明哲保身、進退中道、振高節于頽俗、有大庇于斯民、蓋周公明農、宜加金鳥之禮、魯侯俾壽、必有兒齒之祥、某早辱重知、再爲屬吏、坐遠熒煌之照、尤深跂戀之懷、敢冀仰順時和、俯凝福祐、

與通判國博啓

右某、祇奉詔函、來臨治所、屬館舍之初定、加簿書之易迷、曠于置郵、固以生媿、遽捧寄聲之問、粗寬引領之思、伏承安處自如、吉祥萃止、顧微官之見縛、卜高會其未涯、仰冀保和、少紓馳想、

與鄰州通判啓

右某、肅膺朝命、分貳藩條、媿治幹之不優、欣提封之相接、伏惟某官識精以敏、器閎而深、固爲羣吏之師、

矧最諸侯之選。河海均潤。誠有望于餘波。爵里自通。尙無從于良覲。敢希善裔。庸副傾瞻。

與潁州知府少卿啓

右某。伏惟某官英氣。彌中德符。灼外膺帝衷之深簡。蹈玉燭之至和。順履三微。翕寧百祿。某久依餘潤。阻慶高閎。馳望清塵。罔勝欣預。

與運使太博啓

右某。伏審循覽屬封。言還計府。跋涉之遠。炎涼既遷。惟偃息乎至和。固綏凝乎多福。某恪居賤局。仰庇洪庥。曾不獲履幕下之清塵。竊座隅之餘論。感逾秋實。搖若風旂。伏冀上念簡照之隆。倍精養氣之術。

又

右某。伏審某官肅分威節。出建漕臺。伏惟慶慰。恭以十二牧之分。上沿虞氏。六百石之拜。近法漢朝。必皆識度深沈。問望英特。矧屬昌旦。尤難得人。竊惟某官智析秋毫。明極水監。經國之具。足以垂將來。富民之謀。方且寬當世。欽若慎簡。總茲利權。列城聳觀。下吏偃伏。某猥以無狀。幸而忝員。尙依樂易之風。庶逃遲鈍之責。阻修趨見。但劇傾瞻。敢冀善裔。少符引領。

與運使啓

右某。伏以流光徂暑。戒三務于函詩。涼風告寒。協上官于神蓍。恭惟某官將明盛德。宣布善經。政優優而洽聞。祥止止而來萃。某恪居有局。走見無從。伏冀順蹈至和。不凝多祐。

與運使度支啓

右某啓。執別未幾。懷賢實深。良由相照之意多。自使仰高之誠盡。遽煩流問。益愧撝謙。兼審跋涉修塗。按循屬部。吏民瞻德。固已澄清。戎敵懍威。遂皆讐服。方奏膚公之狀。亟升上笏之勞。更冀節宣。用寬企佇。

與兩轉運啓

右某。幸沿使檄。得省親闈。祇畏簡書。亟還官局。荷仁恩之錫類。欣德宇之庇身。延仰賓閔。增搖心旆。伏惟布宣詔指。翕受春祺。竊以蹈絕人之資。振希世之略。所到皆治。好謀有成。國器卓然。士論咸在。必將躋深嚴之地。書尤異之勳。鋪張嘉謨。摠發妙蘊。伏希上爲簡照。俯凝粹和。

與京東兩轉運啓

右某啓。比緣親嫌。外領藩守。三換歲籥。再更使符。未有惠民之稱。而當進秩之寵。此蓋某官陽秋素及風義相先。飾短爲長。樂善無厭。使迂疎之質。濫蕃衍之恩。矧焉依外臺。自力方面。仰止德望。庶逃嘖言。欣聳并深。敷述寧喻。

上太尉相公啓

右某。猥以冗瑣之材。叨當刺舉之任。亟承詔旨。行視蠻陬。屢有奔命之勤。久疎奏記之禮。內惟懦節。素辱重知。既未有以報恩。復無緣以進面。踧瞻門下。踧踖眉間。伏惟某官寅亮國經。緝熙帝載。及功成而自引。綏眉壽以歸居。昔之折衝兵戎。或不出樽俎之表。偃息里第。亦大建藩垣之威。又況盛德絕倫。遠猷蓋世。

畫一之規素著。可久之業甚修。朝野具瞻。神人致喜。勾芒賜秦穆之壽。豈止九齡。燕伯胙成周之功。必逾百歲。仰希自重。下副禱祈。

上樞密太尉啓

右某。伏審光被朝僉。寵專武柄。伏惟慶慰。竊以樞機宥密之地。帷幄靖淵之謀。外張皇于六師。內弼成于萬務。化參維斗。爵列上公。昔難其人。今觀斯美。伏惟某官。體純粹之德。蹈中庸之方。練達前修。經緯當世。治世之效。甫就于升平。華國之光。夙彰于無外。然而權季未正。功次或差。主上所以簡衷。士類所以引領。果膺徽命。以豁具瞻。俾夫牧馬絕于幕南。奇兵成于堂上。是爲盛德。實曰烈光。某辱顧眄之素深。荷陶甄而期久。徇衆增喜。望風馳懷。載笑載言。倍百常品。

上太尉相公啓

右某。近馳柔幅。幸叨侍鈴。何茲翬翬之誠。遽辱諄諄之誨。陳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于華衮。仰軒墉而尙阻。銘肺腑而不忘。恭以某官。國器淵深。天材特達。以康濟爲己任。用忠肅合世資。協德股肱。折衝帷幄。訐謨底績。旣指期而太平。成功不居。遂偃藩而夾輔。昔周以二伯倡九牧。堯命四岳統諸侯。古今之典。靡殊。中外之寄。兼重。然而鴻飛遵渚。宜無信處之期。帝曰奮庸。方盡迓衡之望。敢冀上爲宗祏。精調寢興。

賀上夏太尉啓

右某竊觀邸報。伏審上樞太尉寵被帝俞。入專兵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元精鍾粹。迪哲秉彝。經緯之氣。甚高。王霸之略。獨茂。訐謨萬務。則庶績熙成。訓齊六師。則遠戎震盪。功高往牒。德簡睿衷。惟茲宥密之幾。實宜英傑之用。折衝帷幄。成算廟堂。上有同心之歡。下增偃草之望。休期所屬。有衆所瞻。某忝效一麾。細賒上府。雖罄得賢之頌。尙稽進賀之儀。延仰符階。再深踴躍。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于人物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爲難。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泊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闡。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陶鈞之化。隆作廈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爲陋。事君者以居中爲榮。揆能苟微。冒寵斯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尙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銘之私。

鄆州謝兩府啓

右某啓。四月十六日。蒙恩授起居舍人知鄆州事兼西路安撫使。已于某月日到任上訖。朝廷之士貴際。而驟陟侍從之嚴。社稷之守重民。而洊叨屏翰之寄。智所不及。人其謂何。蓋材各有宜。賞欲無僭。昔壽王東郡見譴。璽書買臣會稽。許奉計最。或負課自脫。或終更亟還。以彼具絕人之材。猶未免曠位之責。而某方申錫明詔。優游便藩。豈自謂撥煩之宜。殆必有過情之聞。伏惟某官衡石多士。股肱本朝。盛德處懷。至

公期物。袁絲陋于學。寧有不得居中之嫌。潘岳拙于長。固宜自試用短之效。方當上師法令。下勤簿書。庶幾樂職之風。仰酬造物之意。

謝外任兩府啓

右某啓。比者叨膺恩秩。更領使符。右使之華。在日月之際。東藩之會。參股肱之都。內惟寡能。懼辱重寄。此蓋某官推平以進物。謀治以濟時。大鈞所埏。必無窳器。廣廈既構。或兼衆材。使得輸尺寸之長。謹宣布之。復靈派均潤。休光照鄰。擊柝之音相聞。高山之仰跂及。庶依曠宇。以謝煩言。無任瞻望感激之至。

上留守資政尙書啓

右某得游化鈞。多歷年所。惟重恩之未報。屬孤迹之見摧。屏息海傍。貽羞門下。旣不能負荆以造謝。亦恥奏記而據懷。藐然跼蹐。竊獨咎責。伏承某官弼諧帝業。震蕩天聲。思四海之必孚。恥一物之遺用。以故卑叢。復辱甄收。不然淹轍之鱗。迨無決水之望。夫賜而不德。此大賢之風。貪于私恩。則小人之事。輒捐竿牘。毋溷聰明。歲荏苒而殆徂。心搖蕩而無極。仰惟宸宇泰定。福履康寧。伏以某官稟和維崧。具體元哲。蓋上帝所以贊弼。而聖朝必于迂衡。保釐別都。雖有三后之政。緝熙大業。尙缺萬夫之心。將授衮衣。且還玉鉉。上副倚毗之重。下均尊養之宜。瞻望符階。卑情不任懇激之至。

與制置待制啓

右某竊審某官光被帝俞。寵升天閣。且出宣于使指。悉兼總于利權。朝廷得人。衣冠須慶。伏以先帝策府。

法雲漢之昭回。郡國均輸集京師之平準。清華之選爲最繁劇之柄。鮮雙號稱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朱繩秉直。貝闕凝姿。茂久業之經綸。知當世之取舍。總執憲之任。志乎澄清。贊司會之謀。國以充富。刃無繁肯。智極淵泉。博聽僉諸。宜備顧問。既雍容于近侍。乃董振于外臺。昔蕭何饋軍。高祖稱其人傑。諸葛流馬。三國許以名臣。迹其勤勞。並居相輔。推故事而可見。矧令望之絕倫。緬冀上爲倚毗。倍精寢處。

### 與劉守待制啓

右某。比者擊汰遄征。班荆胥遇。協邂逅之良願。奉雍容之雅談。莫能淹留。遽爾睽越。時返顧以增戀。託置郵而尙疎。伏惟保釐郊畿。宴安休祉。恭以某官清徽肅物。高論端朝。裁經術以自將。聳德華而絕出。優游侍從。振動謀謨。士林望之以龍門。天子目之于國器。且以大火明堂之分。白水真人之邦。宮鑰攸存。麟符宜慎。暫輟從于近列。將大贊于萬幾。輿望實然。休命何遠。幸保冲和之氣。以符頌願之心。瞻望軒墉。豈任凝約。

### 與銓主待制啓

右某。向常馳記。遽辱嗣音。不以侍從之嚴。遂遷疇昔之雅。服之無斃。藏以爲榮。方隆暑之在辰。諒燕見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惟某官。智窮幾微。學有根本。處全德以耀世。振遠猷以事君。蔚爲國基。能得士望。雖復陟深沈之地。居顧問之班。猶以道非大行。澤不廣被。宜補衮衣之闕。以恢王佐之風。天眷亦優。帝賚不遠。伏冀倍精寢處。上副倚毗。

與審官待制啓

右某託于疎冗之官。藐然僻陋之國。聲塵不接。牋記實稽。惟曠度之多容。豈雅素之遂絕。恭惟雍容帝側。綏養時中。伏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議論精通。文采英發。多士咸自以不及。天子深察其有餘。歷試于難。所到皆治。固將舉富民之典。收命世之功。永觀豐規。大濟黎政。敢希酌民望之方集。推天眷之攸光。益思自珍。以隆嘉遇。

與都運待制啓

右某伏審某官輟從顧問。出領漕輸。雖馬牛之風。猶限以南北。故竿牘之禮。遂曠于浮沈。伏惟循察列城。敦樹賢業。神明于是來舍。福祿有以如茨。恭以某官高節映時。清規照物。蹈先覺之令德。茂當世之遠猷。雍容爾僚。表範多士。間以烽堠未息。兵調尙繁。資深智之絕人。委前籌以富國。地方萬里。儲及九年。朝無北顧之憂。馬絕南下之牧。訂勳甚大。計德實高。佇頒夢弼之書。爰舉代工之命。敢冀精齋。以副仰瞻。

與制置待制啓

右某近因便風。輒奉柔翰。況不遐于旌棨。諒已叩于聰明。春序甫中。陽和增茂。惟悉心于邦計。靡失節于道腴。伏以某官高義薄天。純文華國。黼黻帝王之術。昭回雲漢之章。論議詳明。利害彰著。行無可擇。人亦愛其儲胥。至必有聲。樹兼存于蔽芾。迺者西戎背德。千里餽糧。經賦必出于大農。輸漕方資于長策。遽從顧問之列。暫委財利之權。功期有成。軍不乏用。方將贊襄幾務。允釐庶官。人望尤從。心禱斯在。伏冀上爲

與渭州知府待制啓

右某。向審寵膺節召。臨統邊封。幄中之謀。主上許其人傑。閫外之任。羌戎畏于天威。可以懷柔。不獨鎮靜。恭以某官。倜儻扶義。慷慨立朝。卹功名之後時。惠郊野之多壘。見古人之風采。爲當世之藩垣。故叱馭取途。不以親解。讓爵辭賞。毋以家爲。英氣憺于遠夷。高義動乎宿將。功業屈指而可待。聞望與日而益隆。昔申伯于宣。吉甫薄伐。上增榮于宗廟。下綏福于蒼生。成秉大鈞。以報盛德。佇聆贊元之命。以啓迓衡之朝。伏冀上爲倚毗。倍加調護。

與岳州知郡待制啓

右某啓。伏審涓選休辰。按臨劇部。方條布于教令。已延見于吏民。戎有良翰。坐聞周邦之喜。鴻飛遵渚。抑非盛德之宜。伏惟某官。英氣深閎。神鋒卓穎。驚絕塵之逸軌。邁扶世之高風。慷慨功名。發揮事業。固已入充顧問之選。出靖震驚之師。方崇茂勳。以底至治。何垂成之變。忽于不圖。蓋无妄之災。殆必有喜。夫聰明可以理解。而賢哲難以數逃。汙隆其期。淹速奚恤。方阻咫尺之間。遽杜一介之來。仰窺謙光。祇攬咨臚。涉新秋之沆碣。投矟刃之優游。勉隆至和。以俟休復。

與某待制啓

右某。近修短記。幸叩侍鈴。何茲疎宥之人。遽損勤隆之筆。誠大賢之念舊。見明哲之用心。捧玩再三。感歎稠疊。恭以某官。知參彖繫。文賁天人。體圭璋之令姿。履金石之勁節。雖黃所及。過于春秋之喪。善俗攸歸。

有同溟渤之赴。矧委夷末路。跼從頽轅。徒以久要之情。遂均一顧之價。向風慷慨。引領徘徊。念章綬之見拘。趨門館而伊阻。伏冀上爲廟祐。精調寢興。

與提刑太保啓

右某。託貳郡條。仰依雲蔭。曾乏趨風之望。居多引領之勞。伏蒙某官過齒儒姿。曲流榮問。緬荷勤勤之賜。祇深叩叩之懷。隆暑在辰。聞名曠願。冀察輔生之術。益綏沖氣之和。跂佇豐恩。少符至懇。



# 公是集卷四十五

## 書啓

### 回漢陽郭郎中啓

右某啓。迺者引嫌避親。得請補外。瓜時再易。續用靡升。天秩不遺。龍光猥及。旣塵右史之筆。又撫東侯之封。某官風義相先。忠愛有素。遠形慶問。深諭謙亨。祇佩攸深。指陳焉迨。尙阻晤言之適。冀精冲養之方。引屬爲勞。寤寐于是。

### 與知郡郎中啓

右某竊伏下風。悚聞高義。未嘗修一日之雅。望先進之門。故雖懷賢。終失通問。豈意敦尙謙德。勤渠誨言。愧非所堪。祇以爲好。伏惟某官蘊志方潔。得機邃深。固籍甚乎中朝。聊偃息于名部。揆以令望。宜躋近班。稽之治功。矧有善最。兼冀衛生之術。並觀進秩之榮。企誦特深。敷宣罔究。

### 與雜端郎中啓

右某伏審某官榮被僉命。入毗風憲。伏惟慶慰。竊以紀綱之地。歷代難其人。直清之材。當時賴其用。所以修厥典法。樹之徽聲。俾朝有肅穆之光。士無苟且之患。隱括所繫。慎簡攸先。世方得賢。人用胥慶。恭以某

官抱歲寒之堅操。蘊正始之休規。德業汪洋其無涯。風采峻峙而可畏。足以立懦夫之志。鎮流俗之浮果。升中臺。實持樞要。天驥首路。固非邇圖。元龜在庭。方襲重寶。冀精衛生之術。以永名世之稱。不任懇款之至。

與通判郎中啓

右某。伏承涓選休辰。往臨善治。委翼下國。怪三年之不飛。絕塵西郊。信千里之方展。忽蒙示問。姑慰懷賢。悵吏守之有常。俯禮餞而伊阻。商秋沆碭。道路阻深。勉精寢味之宜。庸俟公侯之復。傾瞻攸甚。敷述罔殫。上運使提刑賀冬啓

右某。伏以元統含三。萬物將作。中聲倡六。衆陰其消。恭惟某官。味至道之醕。乘和氣之運。宣布上指。將明治經。蹈此迎長之辰。綏于積善之報。某宿官有局。修慶無緣。瞻望旌麾。不任歡欣之至。

謝館職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虎闥引籍。驟望清光。璧府觀書。遽參華列。皆極盛朝之選。豈伊寒士之宜。承詔若驚。荷蒙彌重。竊以右文邁運。躬聖撫辰。優游太平。闡繹洪業。儲思天人之際。垂精道德之淵。上稽漢儀。下襲唐舊。開闢儒館。表章聖塗。長育英材。賓禮賢俊。將使辨邦國之典。參禮樂之司。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固當得純學碩聞之傑。博物不羈之雄。內副詳延。外慰觀望。今垂纓戴紱。而差管晏者。繼踵。擢芻修紳。而希稷契者。比肩。淵源之所漸。風流之所及。難齊並出。雍容相推。自以電契以來。可各而下。

歷選列辟之盛。參稽信書之傳。語才爲難于斯。莫盛若度。長絜大詢。事攷言必。得其尤以充厥位。使獲耀日月之炎。垂虹蜺之光。庶幾增輝本朝。洵美顧問。豈宜使庸庸之介。玷濟之昌。實不中聲道所深忌。如某者。智非語上。材僅及中。少無聞達之求。長有蒙愚之蔽。浸尋壯齒。汨沒下流。悼世守之或墮。激懦衷而求晉。歲不我與。幾成從事之迷。斐然成章。猶及進取之望。備能書于鄉老。辱下第于太常。自以天機不深。學殖方落。幸得陪士大夫之後。願不過掾功曹之微。豈意奏技中宸。程衡乙覽。許壽王之智。以謂少雙。擢平津之文。乃居第一。虛名浮實。浩寵逾涯。參敘廷中之平。分貳方面之守。孤生薄祐。罔極遘凶。魂離幹而僅存。性遁天而將滅。隙駒驟遠。仕版復還。手澤尙存。篋書已廢。親歡不泊。風樹彌哀。姑上里仁之廬。祇索長安之米。推恩給筆。奏頌得覽。內省飢馱之辭。仰塵清閒之燕。分甘投削。理絕覬覦。而譽生不虞。惠出非望。加秩青宮之屬。庀職道家之山。榮耀赫然。聲徽籍甚。夫辭洸賤技。鬻萬戶之封。緯蕭薄資。私千金之富。物情攸畏。天幸實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大猷。陶冶庶俗。推轂晚進。持衡化源。且聚精會神。屬圖治世之具。故拔十失五。以廣得人之風。底是空疎。冒干東照。斯誠大賢曠度。盛德至誠。仰蹈嘉魚之規。俯循菁莪之樂。舉此錯枉。其誰不欣。豈伊懦夫。獨享豐澤。固當師平明之理。飾固陋之心。帶鈞佩衡。以自修。守法誦數。而聽事。義不假器。言無隱情。庶以小罄策名之方。次酬匠物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永興到任謝鄰路啓

右某啓。某過膺朝綽。擢侍經帷。仍委使符。來臨雍部。內惟鄙樸之質。私計便安之宜。就陰寡尤。處遠無競。

省技能之至短。顧榮幸之實多。此蓋某官推轂衆材。提衡清議。假陽秋之豐潤。垂虹蜺之末光。義均同升。愛忘所短。矧復土宇相錯。析聲交聞。襲豈弟之風流。聆中和之成頌。亦足以祓飾固陋。優游緒餘。馳慕之深。啓處寧捨。伏冀上爲眷倚。精調寢興。

揚州到任謝上啓

朝廷欲治。未嘗輕長人之權。郡國甚微。亦皆有分土之奇。然則宜得智力肅給。器能周通。上足以奉宣詔。恩下可以表率方面。豈伊淺薄。輒誤簡求。伏惟某官登翊聖期。恢張王紀。樂育人物。因材而措之宜。熙成天工。授方而效以事。將使儒質有資。昌時昔汲黯之忠。不難淮陽而眷眷于李息。蕭侯之節。非疎平原而汲汲于本朝。〔案〕此下原本缺。

謝知制誥啓

右某啟。蒙恩授前件職者。望卑而寵厚。能薄而選優。內視缺如。自量幸甚。竊以三代之盛。溢于詩書。兩漢之隆。布在史冊。雖上德獨茂。時文日新。亦有代言之臣。謀謨于內。秉筆之士。發揮于朝。是以墳典粲然。若日星之華。制度煥乎。有金玉之麗。茲體甚大。惟賢之求。而況皇圖寢昌。妙慮臻極。鼓天下者。悉獨運于神化。居廷中者。舉絕望于清光。將使少窺淵源。進贊名命。聲教所被。八荒其同。訓辭之傳。萬世無斁。則宜得當代之傑。絕人之材。練達古今。發明貫變。譬秀龍虎。垂光虹蜺。庶幾相如。視草之工。子產潤色之美。若時述職。可以無慙。如某者。稟生顓蒙。執藝迂淺。徑從諸儒之末。竊售一日之長。譬猶射非前期。難以稱善中。

鑄者躍冶。或以爲不祥。然且玷甲乙之科。借交游之寵。通籍省戶。飛纓蓬山。出入與衛之間。編摩簡牘之記。雖復自強。已非其宜。豈可參法從之嚴。直右垣之祕。此蓋某官樂與善類。出于至誠。欲斲雕輪囷以成大格之用。驅策偃蹇而效秋駕之奇。故俾懦姿。遂肩榮選。夫力不能進。則雖任鄙有絕臚之憂。精非所堪。則雖顏生有皓髮之變。然而僂俛奏技。徘徊就官。蓋上答天施之隆。次酬已知之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揚州知府啓

右某。困于期會之文。藐在僻陋之國。顛暝乎從政。憤耗而無奇。故雖當世之賢。平生所慕。猶疎竿牘之間。徒仰雲漢之高。豈優游邇鄰。敦尙風義。欲收一日之雅。固枉八行之音。伸紙慨然。終夕如接。矧以某官秉彝迪哲。成德鎮浮。績醕醕以爲文。濯皜皜以爲白。漢武之稱嚴助。海內少雙。揚雄之敘子淵。天下鮮儔。固將大用。必願自珍。傾跂之深。敷陳非究。

與新知府啓

右某。伏審前旌。已臨近縣。萬夫聳跂。方有來慕之謠。永道倭遲。喜聞坦履之吉。卽期趨見。增劇歡心。

與知府先狀啓

右某。伏審前驅。俯臨近縣。某以攝符節之重。守筦籥之嚴。不得趨詣路傍。瞻望馬首。無任欣歡悚仄之極。

與陝府知府待制啓

右某。伏審受剖圭之封。典分陝之命。函谷天險。包二周以爲雄。甘棠頌聲。歷千歲而復見。仰惟盛德。實高

當時恭以某官素履鎮浮清規格物挺中和之正氣。騰膚敏之徽聲。顏氏知幾。固超殆庶之品。王祥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入侍清閒。出屏方面。雖千里之地。非所以極其賢。抑萬夫之雄。必有以觀其政。昔堯用四岳。命爲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蓋有故實。炳然風聲。矧茲濟世之才。必踵弼予之典。望加保攝。以副倚毗。

與參政侍郎啓

右某竊視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制書。毗參邦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挺中和之正氣。蘊康濟之遠猷。世襲徽名。僉若令望。曩者席斗樞之宥密。籌帝命之深嚴。不如子房。天子每稱其英傑。乃命申伯。朝廷屢委以藩垣。然而疇咨允歸。衆望久缺。亟下贊元之命。果先當世之賢。鄭國緇衣。遂彰于前烈。楊公清德。彌著于後來。詩書所稱。簡牘所載。實增輝于有國。豈多讓于昔人。升平之期。跂足而俟。某早繫鈞鑄。親遘逢昌。雖私頌于得臣。終莫諧于趨賀。瞻望符照。卑情不任欣踊之極。

與樞密侍郎啓

右某伏審循覽異方。還奏北闕。推股肱之隆眷。撫邊徼之羣黎。翕如陽春。渙若時雨。奮壯士之銳氣。挫狂寇之先心。威暢不毛。德厚無極。固神明之所勞。惟啓處而益寧。恭以某官文茂經天。器深鎮國。勤皇王之本務。輸社稷之元忠。動合人心。言垂世範。以淵衷之簡佑。與蒼生之具瞻。宜正保衡。允作霖雨。矧方叔自鎬。還履上卿。晉公視師。旋拜真相。推故事而明白。況時望之僉同。敢冀上爲倚毗。益綏祉福。

與知府龍圖侍郎啓

右某近者某官析圭分國。秉節撫封。弭駕近藩。便時珍館。哀嘗僚之憂困。矯流俗之沈浮。屢枉顧臨。深形憫惻。魂去幹而已久。神還觀而暫新。及聞涓選休辰。延見諸吏。念當奉牋以修慶。因使以問安。禮節寢荒。情意莫屬。豈謂曲迂英念。特貶誨音。身先匹夫。固非小人之望。義動君子。益見大雅之風。捧玩以還。感激并集。竊惟裂壤千里。雖豪潤于京師。觀政萬夫。實稽用于廊廟。倚毗有素。圖任叵量。伏冀俯踐時和。仰綏天祐。

上副樞密侍郎啓

右某伏念恪居官次。逖遠符階。雖涵詠洪鈞之間。而寂寞滄海之上。伏惟贊襄宥密。翕受禎祥。恭以某官蘊聖相之姿。有人傑之量。文章盡于經緯。功業著于謀猷。陟降廟堂。鎮安社稷。運籌于樞機之內。覃化于宇宙之中。上所同心。民實受賜。尙虛玉堂之拜。未專金鉉之司。卿士積具瞻之誠。衆庶鬱迓衡之望。固當伊匪。爰正弼諧。敢冀上爲宗祧。益綏福履。

回王屯田啓

右某啓猥從大夫之後。久聞長者之風。不以言輕。輒陳公舉。遽煩謝記。過諭謙辭。尙闊晤言。宜精綏履。自餘感戢。曷旣裁名。

與知府龍圖侍郎啓

右某伏審陟冬卿之貳。撫天黨之封。簡照便蕃。休譽充洽。竊以某官惇大深博。直清昭融。自結淵中之知。歷居方面之任。敏以布政。靜以鎮浮。序閎閎之高。稽聞望之重。久宜處常伯之列。贊大鈞之和。果膺寵章。亟更劇鎮。然而專地千里。未能以據妙蘊之精。樹風一方。不足以觀遠馭之略。佇升鼎席。甫慰民謠。敢覬上爲倚毗。倍寧寢膳。

與知縣著作啓

右某伏審光被詔函。寵升中祕。相君薦士。風烈聳聞。公朝進賢。聲實自稱。方劇欣歡之懇。忽迂巽與之文。仰服周勤。曷勝銘鏤。伏惟某官神鋒秀達。智局閎深。政術自將。民譽已試。宜升尤異之最。以結欽明之知。辟書始聞。嘉慶爰下。諒遠到之叵測。抑漸褒之有開。更希保和。庸副馳詠。

與知縣殿丞啓

右某闊對風徽。驟遷時律。幸鄰土宇。稔熟政聲。雖欣蒙潤之多。尙失置郵之間。豈期厚睞。特貶華絨。銘荷良深。誦玩無斃。伏惟某官濟相門之美。擢英彀之先。方當奮飛。以極妙蘊。然猶觀萬夫之政。寄百里之封。事有漸階。勢必遠到。勉愼攝生之術。少寬引領之誠。

與知郡寺丞啓

右某竊承宣布盛德。億寧遐藩。親奉計書。入踐朝著。眷茲與游之舊。尙闕寄聲之文。忽遺玉音。如款犀表。愧悚旣集。抃笑以并。矧以過人之姿。豈廢待次之賞。側俟休命。永觀遠圖。勉毓道真。庸浣心曲。

與通理殿丞啓

右某向審光被詔除來貳藩政。雖未晤于英彩。已前聳于休風。矧復更踐之契不輕。賀問之禮宜舉。顧繁吏役久墮郵音。忽枉相先之辭。益增無數之服。伏惟某官器幹敏濟。聲猷邃深。以智自將。所到皆治。猶屈千里之駕。以贊六條之煩。某非才居前。承命多幸。尙賒披對。側冀葆綏。縷縷之誠。敷述豈究。

與紫微舍人啓

右某伏審寵膺帝綽。榮陟星垣。帝王之文。所以鼓四方之動。典謨之體。有以復三代之風。實曰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學猶天府。德爲國基。浩浩江漢之流。巍巍嵩華之表。曩者飛龍御厓。仄席求賢。首應茂廉之書。高入英雄之轂。廷臣自以不及。天子喜其同時。猶復歷試蓬瀛。徊翔江海。衆人歛望于留滯。後進面風而咨嗟。果還載筆之游。復正代言之選。名實相稱。輝光日新。且上觀紫微之躔。密臨三台之次。影纓服彩。繼踵秉鈞。矧令望之絕倫。豈登延之曠日。辱知甚久。推數以懽。仰冀上爲宗祧。載精寢饋。

與致政宮傳啓

右某伏蒙某官猥顧冗僚。特頒珍教。陳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于華衮。仰軒墉而尙慕。銘肺腑而弗忘。伏惟某官具體上仁。秉彝懿哲。逢治平之休運。奮保義之宏規。周旦碩膚。宜膺金鳥之命。留侯少傅。遽請赤松之游。望建帝廷。德爲國老。猶復徘徊舉吏。密勿誨言。誠前世之未聞。實懦夫之過望。屬拘印轂。阻詣符階。仰冀善固寢興。永綏祉福。

與宗正舍人啓

右某近託遽廬。遠馳竿牘。仰料雍容之暇。俯昭惻款之誠。眇是固陰。忽將朔易。惟陟降于帝右。增沐浴于天和。矧復令望高明。珍光純粹。足以躋民生于仁壽。謀國體于太平。僉疇之期。日月以繼。仰希順蹈時序。葆集休祥。

與知府密學啓

右某向嘗贊書。遽辱賜教。荷玉音之聲應。知賢德之謙光。置以爲榮。服之無斃。兼審鎮臨全蜀。綏靜羣黎。犬無夜吠之驚。神有來舍之福。恭惟某官氣含淳勁。明照幾微。對風聲以導人。敦名教以振俗。曠然致君之量。卓爾正始之規。猶且緩步乎邇僚。歷試乎方面。昔堯以四岳參領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揆盛德之高世。加休績之殿邦。必將疇咨與人。僉舉故典。敢冀上爲宗稷。精調寢興。

與審刑舍人啓

右某沈于僻陋之鄉。迷于期會之事。雖虹蜺之絕趾。亦竿牘之曠修。蓋特知音。庶捐小智。伏惟入隆顧問。出總祥刑。惟愷悌之降康。在與居而蒙福。伏以某官稟材淵厚。秉德融明。講求王佐之資。優入聖師之闡。名聲表海。文義薄天。茲可謂後進之元龜。中朝之碩望。故擢從七人之列。峻陟紫微之垣。潤色大猷。贊襄密命。方將下玉堂之冊。升鼎鉉之司。推其仁心。均之天下。敢冀益綏寢履。用俟都僉。

右某近審暫辭掖垣。出建侯屏。下淮波而擊汰。臨楚郊而弭旌。清風弗遐。英概如揖。顧守土之罔越。曾趨前而莫遑。伏惟跋涉脩塗。鎮撫劇部。道腴自勝。神宇益寧。恭以某官鍾秀山川。挺質珪璧。擢文學之高第。贊綸綍之微言。聞望益高。蕃宣是屬。聘神驥于千里。非盡其能。窺天文之三階。抑爲之漸。仰希慎重。允副傾瞻。

與宗正紫微舍人啓

右某託傳車之倥偬。望紫掖之深嚴。奮不能飛。怒其如渴。伏惟邇凝旒之靖密。味至道之醇腴。履必考祥。神茲來舍。潤色王度。已著坦明之風。彌綸國經。卽開太平之路。伏冀上爲廟祏。精調寢興。

與徐州龍圖啓

右某敗迺者。剖符臨州。假道詣部。豈春秋之義。篤于善鄰。何愷悌之風。惠以多禮。遽達麾戟。方困旅行。引領已勞。寄聲幾晚。伏惟某官德器渾厚。智謀淵通。上所自知。效在已試。方當謨明廟堂之地。時亮柱石之功。豈伊近藩。能屈遠績。某受署云始。親仁有初。馳仰清規。增結丹蘊。

與運使郎中啓一

右某仰庇層雲之陰。緬介外臺之府。蔑瞻風表。祗役襟襟。伏惟輔六氣之和。踐百祿之報。竊以某官德符人傑。英器天成。知流輟而無涯。明析毫而自照。方隆朝寄。暫聽利權。將亟陟于近班。庸大攄于素蘊。敢冀順時良食。爲國自珍。

二

右某伏以律中事統辰以析津漢修上宿之郊秦紀成冬之令恭惟某官將明詔旨敷繹政經愷悌之德允隆吉祥之報斯集佇膺僉簡益踐豐恩某幸庇餘光尙賒良覲瞻望旌蓋祇役懷悵

三

右某伏審某官被詔典州涓辰視事恭惟慶慰竊以某官高度跨世長材出人屢駕膚使之車歷乎外臺之選風采特立聲猷遠聞復總司預之權益崇方牧之烈諒惟匪夕亟陟近班某幸守一官得因大庇再欣際託尤極歡愉冀精養氣之宜庸浣由衷之禱

四

右某比者幸迂使節臨撫郡封霽澄清之威以寬不逮恢宣布之澤以來至和庶懷欣然盛德著矣遽賒眉宇增結心旆伏惟昌赫曦之蘊隆味冲和之純粹優優投刃止止凝祥悵官局之不遷瞻軺駕之方遠敢希保毓少浣依棲

五

右某伏審秉節撫封靡旌及境已嘗通咫尺之間道方寸之誠恭惟跋履山川綏寧弗祿偃德風之先路懋符采之照人迎壻前麾不任欣附

六

右某縻職有常。趨風無所。跋非烟之流蔭。增搖旆之遐心。伏惟循覽屬城。將明盛業。吉祥爲之止止。出處坦乎休休。竊以某官智察未形。器非近用。基長材于遠到。資歷試于劇司。計絕差毫。刃無留迹。方課殊尤之等。亟升嚴近之聯。仰冀谷神。益綏多福。



# 公是集卷四十六

雜著

## 論性

人之性必善乎。曰。然。人之性可爲堯舜乎。曰。否。性同也。而善不同。善同也。而性不同。故善有上。有中。有下。上之中。又有上焉。中之中。又有中焉。下之中。又有下焉。上之上者。聖也。其次。仁也。中之上者。君子也。其次。善人也。下之上者。有常也。其次。齊民也。仁。不能聖。善。不能爲君子。齊民。不能有常。而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謬也。曰。苟如是。人有性矣。性有善矣。善有等矣。則學無益乎。曰。否。玉之爲物也。人知其寶也。有相倍差者。有相十百者。有相千萬者。則豈一玉哉。人之性。何以異于是。雖有萬鎰之玉。不剖不見寶。不琢不見用。人之學。何以異于是。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世亂禮廢。人莫自學。學又不能克其性。此孔子所爲喟歎。然則人之情惡乎。曰。否。情者。性之動也。性既善矣。情安云惡。子見夫影乎。形曲而曲。形直而直。夫情亦猶是矣。性者。仁義也。情者。禮樂也。今夫人未有不親其親者。今夫人未有不尊其尊者。親親之謂仁。尊尊之謂義。故性者。仁義也。親其親。驩然樂矣。尊其尊。肅然恭矣。肅然恭者。禮之本也。驩然樂者。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故聖人以仁義治人性。以

禮樂治人情。未有言禮樂而非善者也。背其性。或毀仁義。此非性之過也。背其性也。喪其情。或棄禮樂。此非情之過也。喪其情也。物有奪之矣。是故適其理則喜。違其分則怒。親之則愛。害之則惡。生則樂。死則哀。此皆民之善者也。君臣以此相保。父子以此相親。夫婦以此相睦。長幼以此相序。賢不肖以此相別。聖人以此起。君子以此治。奚謂不善耶。今夫水火。人所恃以生也。火失則焚。水決則溺。非水火之罪也。焚者相繼。溺者相及。無怨乎水火而棄之者。水火利用也。獨至于情。而以謂不善乎。無已。則忘其情者而善乎。禽獸木石之爲乎。是可知也。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爲堯舜。此過言也。堯之時。不爲無人。堯而已矣。舜之時。不爲無人。舜而已矣。文武周公之時。不爲無人。文武周公而已矣。孔子之時。可以治國家天下者。惟七十餘士。亦不爲無人。孔子而已矣。安在人可爲堯舜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此悖言也。夫古之人。曷爲乃教人反其性。背其真。而爲道哉。信斯言也。是聖王禮義無所積而起也。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此飾言也。善則善矣。惡則惡矣。彼聖人者。生而神焉。其何惡之存。韓子曰。人之性。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混。此虛言也。昔者仲尼不云乎。性相近。習相遠。必上者而善。下者而惡。是白黑而已。何相近之有。是四者皆非所以盡性也。若孟子可謂知之矣。故不知性之善者。不知仁義之所出也。不知情之善者。不知禮樂之所出也。是故有反仁義于性而爲道。喪禮樂于情而爲達。生于其心。害于其躬。發于其躬。害于其俗。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由周以來至于今。千有餘歲。學者益多。達者益少。其故何耶。古之學者。其材非有殊于今也。其所聞者。皆正聲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視者。皆正色耳。其所習者。皆正術耳。于以學道。由是性之也。其達不亦宜乎。今之學者。其材亦非有殊于古也。其所聞者。非正聲耳。其所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視者。非正色耳。其所習者。非正術耳。于以學道。由其反之也。其不達不亦宜乎。且古之學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今之學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勸之以利。嗚呼。居今之世。學古之學。不亦勤乎。其勤至矣。而猶未適于道。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學者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復使古之人生于今世。其學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治之理在道。道之意在經。惟夫好學之士。博雅之人。與一時超絕者。將獨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也哉。雖然。古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則將施之。今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又將以吏爲師。則是其學之也。未始非學于無用者也。勞心于無用。豈不可憫也哉。嗚呼。學之猶不學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救此敝者。其惟聖人乎。

### 論治

察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曰。惟其不好善而已矣。故君不好善。自以爲善在己矣。故忘其卿大夫。雖有善道。不得進也。卿大夫不好善。自以爲善在己矣。故忘其士。士雖有善言。不得陳也。如此則上無善也。下亦無善也。孤立自用。而無所與謀矣。是故法出而天下怨之。令下而四海非之。是何也。由不攷天下之善。不因天下之是。天下之所謂善者。上不用。天下之所謂是者。上不知也。凡人之所彊而不足者。善也。所惡

而有餘者惡也。天下之善，故不可徧攷，然而傾心于善，天下之善必歸之矣。天下之是，故不可徧因，然而勞意于是，天下之是必得之矣。故水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集之，物理相召也。夫君不好善，必忘其卿大夫，使卿大夫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君雖惡之，猶苟而進。如是則君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卿大夫不好善，必忘其士，使賢人耶，必不留矣。不肖耶，卿大夫雖怒之，猶苟而進。如是卿大夫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君與不肖者居，卿大夫與不肖者居，天下亂可待矣。吾本其亂，由上不好善，故古之明王，使卿進大夫之賢者，大夫進士之賢者，士進民之善者，是故四海之內，里巷側陋有善焉，君得而用之，而況親戚父兄之臣乎。而況左右侍從之臣乎，必不伏矣。誠盡得人之歡心也。是故古之明王，畏不得人之善，則卑身以先之。見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立敢諫之鼓，設進善之旌，置誹謗之木，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四海之內，思致其善，遠者蹶而趨之，近者就而罄之，能者因而陳之，不能者亦問而厭之。是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其臣何爲不好善哉。故上有善也，下亦有善也。博覽並用，而無所疑矣。是故法出而天下喜之，令下而四海順之，是何也。由盡得天下之心者也。治道之貴，無過此矣。雖然，好善有三：有好而行之者，有好而任之者，有好而尊之者。好而行之者，王舜禹是也。身善矣，而又好善，此仁聖之度也。好而任之者，霸桓文是也。身不能善，舉善而委心焉，此雄傑之慮也。好而尊之者，彊魏文侯是也。身不能善，聞善不能行，又不能任尊而事之，天下歸其賢，敵國不敢伐，是亦好善之實也。嗚呼，能知此三者之別而致行之，治國何難哉。是乃孟子所謂優于天下者也。

## 言治

爲治者有其迹矣。而迹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于時。忘言而徇于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爲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宋之興。刻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扑赦贖爲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桀之邦。內無羣黨之寇。民不見金革之患者。于今百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疎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鄰國。略循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修睦。附疎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爲治者因于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于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于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 爲政

善爲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也。務養人者。不足于養。而離人。務治人者。不足于治。而罔人。曰。然則如之何。使人自養。而人自治也。曰。士農工商者。通工易事。而相爲役者也。非相爲賜也。于是而敏手疾力。而任其事。勞心竭慮。而致其術。既已足其父母妻子矣。然後推而及于其族。然後推而及于其鄉。然後又推而及于其道。路。然後鰥寡孤獨殘疾者有懷。此人之情也。豈患不能養哉。患不使之

養也。夫人之生也。固冥然其無所守。固難然其不可一。是必有師友之勢。必有宗主之統。師友宗主者。非威人以刑者也。安人以德。習人以禮而已矣。彼人自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廢人所以自養者而盡其財。所謂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爲師。而家不爲宗。則廉恥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凶。罔人者危。故聖王務人之所自養者而養人。故不乏。務人之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苛。

言畏

善者之治其民。畏而不懼。不善者之治其民。懼而不畏。何以實之。夫善治者。固必正其民。齊其分。壹其志。而吾民曉然知之。利雖可得。不偷取也。君子則顧義。小人則顧法。其不見若其見之。其不聞若其聞之。是謂畏。如是者。議可以廢于朝。刑戮可以廢于市矣。夫名誠正。可傳也。分誠齊。可守也。志誠壹。可信也。事當其是而行之。雖不宿戒。坦乎其無疑。義當其否。雖不先請而廢之。決乎其無憂。曰功就而已矣。名立而已矣。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上下一之。是謂不懼。此無他。惟其議善明而論惡審也。夫不善治。則易其名。錯其分。貳其志。而吾民無能知之。事雖當。是不敢行也。曰忌。義雖當。是不敢廢也。曰讒。忌則死矣。讒則離矣。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賢不肖一之。是謂懼。如是者。在上則喪其功。在下則喪其名。夫民既已知功之不可致矣。既已知名之不可守矣。苟可利焉而引取之而已矣。幸于所不見。覬于所不聞。其私則勝也。是謂不畏。此無他。惟其議善不明而論惡不審也。故聞爲治者。謹于民之所畏。

與懼而善觀治者。察于民之所畏與懼。畏者。心服也。畏乃修。修乃來。懼者。貌服也。懼乃謀。謀乃亂。昔者三代之王使民畏。故其刑省而治日廣。且多功。秦之王使民懼。故其刑繁而治日拙。且無功。後世之治者。慎所以懼民哉。

### 疑禮

今之禮。非醕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信。其問曰。君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對曰。三月而告于禰。吾疑非仲尼之言也。古者諸侯將薨。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先爲之定也。命之定。則後無篡奪之憂。雖愚人亦知其必然。又惡有既殯而待世子生乎。既殯而待。且不可。況既葬而待乎。既葬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諸侯逾年無君。最其重也。況曠年乎。仕三月無君。則相弔。此仕無君也。況果無君乎。苟以君之重嫡。不可不須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苟爲世子焉。苟爲女子焉。如逐女子。亦將尊之乎。或曰。此謂世子生而告神之禮也。非須以爲君也。爲君者先定矣。此不然也。其名之以世子。舉之以繼體之義。宰祝從之。有君儀焉。何謂非君。或曰。其諸將反先定者而授之乎。曰。惡。是何言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既爲後矣。屢易之可乎。或曰。吾聞之。參也魯。問之。幾是乎。曰。問之者對之。固亦宜。魯何獨參也。昔者春秋譏惠公不早分其嫡庶。以底大亂。又奚爲此論哉。或曰。三年之間有冢宰焉。此其見之曰。冢宰者奚設哉。設以佑嗣子乎。設以待嗣子乎。且冢宰亦何常之有。有伊尹之心則可。無則篡也。安能望人人于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予以謂。

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子。聖人之意。必有從乎此。不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爲憂。況日以冀。月以望乎。吾以是觀之。今之禮。非醅經。審矣。

續諡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諡。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諡。故上下同之。及至于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諡。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諡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

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賞罰窮矣。

劉子曰。古之爲諡者。有取也。取于名。取于號。取于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

劉子曰。爵而不諡。周也。爵而諡之。魯也。不爵而諡。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諱尼父。合于諡。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諡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幾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也愚知適時曰俞。甯武子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

清淨無爲曰聃。耄期適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子產直而不撓曰臧。叔向輕爵守節曰札。季子居敬行簡

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尙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能使造命曰賁。子貢在約思純曰憲。原憲伎之敏給

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莊敬曰張。顓孫師信道輕仕曰開。漆雕開不得

中庸曰。哲。會點言合聖人曰。若。子有敬慎威儀曰。華。公西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敦禮曰。況。荀卿兼愛尚賢曰。翟。上同遵儉曰。翟。墨子救攻上開曰。鉞。宋鉞獨善爲我曰。居。楊子居卮言日出曰。周。莊子潔白不汚曰。皓。四皓言行軌物曰。舒。董子簡易多聞曰。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翼勝覃思寡慾曰。雄。揚子審音知化曰。曠。巧厯絕倫曰。衡。張平子達數知來曰。輅。管輅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 說大射三侯

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廣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此也。必先量侯。乃制侯中。旣得侯中。乃定躬舌。旣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亦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者。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尺。以五爲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爲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分爲中也。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中。

從遠視之。則出于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參也。參崇長四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亦出于干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干也。所以必乎舌下者。舌長能蔽之。故以見爲節矣。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者三尺也。世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二尺武。以是名之。于侯之鵠。用此爲高。蓋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疎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物。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爲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于參。參不見于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于參。參亦終不能見于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欲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侯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覩之哉。又經云。以狸步張三侯者。非爲射者之志也。乃爲張者之法也。而鄭以爲射當如狸之擬物。則何預于張侯乎。且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中一侯。輒釋獲爾。

而鄭以爲矢揚觸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亦惑已哉

### 小功不稅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禮也。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于人。見其貌感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于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夫韓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菴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菴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菴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耶。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后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亦是降而無服也。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踰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師三年解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三年克之。何足以多。然而周易是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莫高。悅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力。曠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成而務財豐。孫吳之師不聞朽之久也。以是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莫盛焉。以文明之進。當隱伏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亦日勿士行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之之謂矣。且夫聖人之于天下也。非私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罔民也。是以有征伐焉。豈欲亟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并庶之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爲之徐則垂之固。教之習則措之安。豈若小丈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詐謀濟之。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邀一時之捷。而棄長久之策。故勝則遺其患于君。不勝則遺其患于民。此所謂不忠之大者。而聖人所以貴持久。孫吳所以尙拙速也。夫以孫吳之智。窺桓文之德。尙不能合。以規聖人之道。固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聖人之師尙若是其緩矣。三年而後有成。是其老師費財。恬而勿慮。宿兵玩寇。安而勿疑。則是俱未得其中也。何謂庶之。曰除其苛虐。寬其征賦。老其老。幼其幼。何謂富之。曰疇其田伍。治其里邑。原其本業。節其服用。通商阜農。勸功易事。何謂教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葬。祭祀有法。出入有儀。良其師保。美其官守。一人莫非其臣也。尺

地莫非吾有也。引師而去之。民效死不畔矣。

### 御龍解

天下之物。無智于龍者。是能乘雲氣雷雨而游乎天地之間。在天地之間。無微細隱隙而不容其身者。其爲物也可謂神矣。然而昔之人得而擾之。御之。則以能識其嗜慾而不倍其性也。凡擾畜物之道。苟爲不盡其性。雖狎不留。苟爲盡其性。雖不狎留之。然而狎犀象虎豹也。易。狎龍也。難。彼龍者。恃其才之大而智之神。如有不合。則去矣。非若犀象虎豹之受制于人而求全于人。而喪身于人也。是以狎之非其道。弗就也。方夏之衰。御龍氏死。天下無傳御龍之術者。龍于是去而不返。若無龍焉。然則非實無龍也。彼其神知天下。無有能識己之嗜慾而御之者。故匿而不出也。其不出。天下始益好而奇之。萬有一遇焉。猶震眩顛踣竄匿而不敢視。甚矣夫龍之可好而不可親也。可怪而不可擾也。豈實龍之情哉。然而世之人始因早而像之。因水而祭之。怨呼咨嗟以求其舛鑿髣髴之應者。嗚呼。何世之人不憚煩而與龍異好。尙且至于此哉。



# 公是集卷四十七

## 雜著二

### 明舜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旣外竭其力。又內致其思。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藁藁齋栗。瞽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至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爲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謂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如何。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也。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

備焉。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然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臯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爲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臯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爲父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爲政者。毋以小妨大。毋以名毀義。毋以術害道。毋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爲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爲之。其惟舜臯陶乎。

舜死

舜以天下讓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蒼梧。蒼梧。夷也。去中國萬有餘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繼文武攝天下七年。制禮作樂。反政于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于魯。而已居成周。死葬于畢。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周公同道。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處。則皆然。然則堯何以不去中國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堯也。二十有八載。德施于民也長。功見于民也大。天下忘堯焉。堯之子不肖。書曰。罔水行舟。罔晝夜頌頌。朋淫于家。天下疾焉。故堯崩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如是而已。不能有加矣。禹之舉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之久。舜之子又不若丹朱之甚不肖也。天下不以爲戒。雖舜死天下將不忘舜。是以舜去中國焉。去中國而天下一乎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與聖人。不使後世萬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謂勤

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堯以天下讓舜，使舜巡四岳。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舜以天下讓禹，使禹征三苗。書曰：「苗民逆命。」禹乃班師，布文德。夫堯舜未嘗不巡狩代無道也，抑既讓天下矣，則無所事天下。夫舜何爲而巡狩，且伐三苗乎？然則古之有是說也，何故？曰：昔者晉文公召天下以會諸侯，春秋爲之諱曰：「狩于河陽。」然則舜不能忽然違天下而去，將託于狩而至蒼梧也。舜之讓，春秋之諱，聖人之意也。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昔者太王之子曰太伯、仲雍、王季、王季有聖子曰文王，太王欲傳之，太伯、仲雍知之，因採藥而去，以自竄于荊吳之間，然則聖賢之所以讓其國家天下于聖人者，亦必有道矣。孔子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 伊呂間并序

讀鬼谷書，以伊尹在夏，呂望在商，爲件合。讀孫武書，又以二人爲反間。夫世衰道敝，天下語權變者，宗鬼谷。語奇正者，宗孫武。學者既無以拒之，而復假聖人以自耀，將使澆薄之俗甘心于詐僞，予甚懼焉。作伊呂間。

或問：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三就紂，三就西伯。」有之曰：「然則爲件而合者歟？」曰：「否。不然也。昔者伊尹避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耒耜爲可賤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湯聞其賢，往聘而起焉。太公避紂，釣于渭水之上，不以漁之事爲可薄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文王聞其賢，往獵而起焉。二子者，皆聖人之仇也，知不以久幽爲不賢，而曾紛紛以求合爲賢乎？且吾聞之，伊尹歸于商而爲之相。」

太公歸于周而爲之師。二子者法堯舜者也。以堯舜之道。不可以臣伐君。可以臣輔君。成湯察焉。古者諸侯歲一貢士于天子。湯因是焉而貢之。故伊尹入于夏。夏不能用。古者士不得其職則去。諫不用其言則去。伊尹數諫而不入。識夏之可醜也。歸于亳。湯又貢之。貢而反者五。知其不足與有爲。然後終相之。當此之時。伊尹乃自亳之北門入。遇汝鳩。汝方于徐。而作汝鳩。汝方之書。伊尹。太公。其臣均也。成湯。文王。其主均也。夏桀與紂。其亂均也。以伊尹之入于夏。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以伊尹之入于夏。爲湯貢之故。亦知太公之入于商。由文王貢之也。則二子者皆願爲而不得者。非忤之而後合者也。且忤而後合者。若蘇秦者乎。昔者蘇秦嘗爲燕謀齊。而僞得罪于燕者。以納于齊。齊人剝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圖爲忤合者。蘇秦也。不免于死。而謂伊呂之聖人爲之乎哉。曰。伊呂之不求于合。則吾信之矣。若乃湯貢之。文王貢之者。非閒歟。曰。惡。是何言也。且以湯之得天下也。爲得桀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文王之得天下也。爲得紂而得歟。爲得道而得歟。湯之得天下也。自其伐葛。文王之得天下也。自其伐崇。湯伐葛而莫之逆者。而桀喪其天下矣。文王伐崇而莫之違者。而紂夷其天下矣。且子謂湯之得桀也。伊尹閒之。其得葛也。孰閒之乎。文王之得紂也。太公閒之。其得崇也。孰閒之乎。聖人之爲聖也。爲其正而已矣。是以衆人爲不可及。必以閒而有天下。則其所以爲聖也。不亦衆人而可爲之歟。曰。然則世之有是言也。何出。曰。出乎貪勢而好利者。貪勢者樂縱橫。好利者喜用兵。其于術猶號而售之也。是以私自託於聖人。

或問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信乎。曰。信。然則仲尼之見南子也。欲因以行道乎。曰。否。不然也。昔者叔向囚于晉。晉人將殺之。樂王鮒者。嬖臣也。使謂叔向曰。事我。我免于死。叔向不應。亦不謝也。夫叔向不應。豈不曰。生者。人之所安也。爲不義而生者。我之所不安也。富貴。人所欲也。爲不正而富貴者。我所欲也。得勢而行道者。所願也。爲不正而行道者。我所不願也。夫曲其身以赴利者。叔向所不忍爲。而謂仲尼爲之乎。且夫欲行道而求合于人者。吾未之聞也。求合于人而欲以行道者。吾亦未之聞也。他日王孫賈以微言問于仲尼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何謂也。仲尼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夫仲尼生居亂世。固天下無所遇。得其人可以行道而不爲也。曰。毋以獲罪于天。而因南子以求致其行。是媚于竈矣。何以爲仲尼。曰。仲尼之不因南子以行道。則吾既聞命矣。敢問仲尼之見南子何也。曰。古者不傳贊不爲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君夫人曰小君。二者皆君也。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盥。命婦從之。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正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南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于衛。如之何不見。敢問禮歟。禮也。禮則子路何不說。曰。子路之意。以爲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君子奚宜留哉。乃仲尼則欲先正其名。君臣名之大者也。名正則庶民服。道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二年淹也。此之謂也。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于衛靈公。際可之仕也。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所謂際可者。接可見也。古之人接可斯仕矣。

### 啓疑

昔者齊伐魯。孔子憂之。謂門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也。今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于是子貢往見田常而說之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而魯弱不可攻也。則不如攻吳。于是子貢南說吳使伐齊。東說越使伐吳。北說晉使承吳之敵。故子貢一出。號爲安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嗚呼。不亦甚哉。此亦周末戰爭貪利之人耳。而謂子貢爲之乎。且夫卻齊以存魯。于魯則幸矣。于彼四國則敗矣。不惟如是。又使其身蒙惡于田常。如與之篡焉。不惟如是。又使聖人被不知人之譏。如與之謀焉。雖然。齊伐魯之事。不能無也。子貢說田常。不能無也。雖然。子貢之言。則謂何哉。子貢必將謂田常曰。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害君也。今君上不見信于君。下又見壅于大臣。外爲高鮑將兵伐魯。君伐而勝。則高鮑之謀也。伐而不勝。則高鮑將正君之罪。上者不見信于君。下又壅于大臣。外與諸侯與國爲仇。君之位。若朝露可翹足而亡矣。夫魯。千乘之國也。未可量也。君不如按兵勿伐。以銷高鮑之謀。外自樹黨。下以嫗拊百姓。使不踐戰死之患。全而歸之。夫百姓全而歸。戴君如父母。魯喜于不伐。親君如師友。銷高鮑之謀。則未有以間君也。君乃釋此三利。而必踐萬危之塗。開大臣之意。身與之爲市。不亦惑乎。如此庶乎子貢之意矣。猶恐非也。今乃飾縱橫之詐。挾反覆之辯。親指之聖賢之間。學者信而不論。論者昏而不諭。毋乃已謬哉。雖然。是傳聞者也。疑似者也。古之爲書。之二者多有之。其始也出乎信。而今也成乎僞。吾請言之。傳曰。彭祖最壽。八百餘歲。敢問彭祖非人也耶。則豈獨八百歲而已哉。是人也。何以獨得乎此。固難通也。雖然。爲有是端。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吾以此推之。所謂老彭者。古述作士也。上采五帝。

下及五伯。上下八百歲之間。譬若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太史公述歷黃帝以來三千餘歲也。非仲尼與魯隱竝生。太史與黃帝俱壯。其書則然也。此傳聞不攷實者也。舍彭祖無傳聞者乎。曰。有傳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夫徐偃王。徐國之君也。主祭祀。奉朝聘。交鄰國。接百官。古者人君無所不親。則偃王何以能自力哉。古者有天疾者不入宗廟。有人疾者不入宗廟。則偃王何以能入卽位哉。語曰。偃王好爲仁義而不修武備。以亡其國。吾以此推之。文德柔。柔者筋象也。武備剛。剛者骨象也。故貴文而廢武。亦不可以存國。猶有筋而無骨。而不可以爲人也。此出于議論比興者也。而不審則疑矣。舍徐偃王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魯陽公與韓戰。怒而揮戈。日退三舍。夫天至高也。日至遠也。魯陽以七尺之軀。丈二之戈。氣不足以盈谷。力不足以破山。憤而指麾。日爲之卻。則豈獨日哉。蓋天亦隨之。此不可以誑嬰兒終日。又況天下乎。古者兵法。三十里一舍。吾以此推之。魯陽者。戰而敗績。一日之中。而北三舍爾。世人不知。則以爲日退三舍矣。此傳聞而譌者也。舍魯陽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熊、狼、豹、貔、虎。爲前驅。鷁、鷁、鷹、鷂。爲旗幟。夫黃帝之人民。猶今之人民。黃帝之郡國。猶今之郡國。黃帝何以能獨任異類與之成功哉。言黃帝之士卒如熊虎。言黃帝之旗幟載鷹隼。則可已。豈獨黃帝有是哉。書曰。如虎如貔。詩曰。織文鳥章。此亦聞而不察者也。舍黃帝無聞而不察者乎。曰。有傳曰。文王四乳。所謂文王者。其仁、義、忠、信。聖人之姿爾。惡得形狀之異乎。必形狀異然後爲聖人。則孟子又烏得云堯舜與人同乎。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騏。此八人者。同母而四乳。吾以此推之。所謂四乳者。亦猶是四乳之謂。

也。此固美之過實之言也。舍文王無過實者乎。曰。有。傳曰。伊尹生于空桑。夫人之不生于木。猶木之生于人也。伊尹獨爲絕類離倫。無所受其氣。若蜉蝣醯醢之出于物也。禮曰。空桑之琴瑟。斷琴瑟莫宜于空桑之木。地名吾以此推之。伊尹之生于空桑。猶文王之生于西戎也。何怪之有哉。此固好奇而不經者也。故曰。言遠而僞。道散而惑。三皇之事。萬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篤學而心知其道者。豈足勝論哉。昔者宰我問于孔子曰。黃帝三百年。信乎。孔子曰。黃帝在位百年。崩而民哀之百年。用其教又百年。此其所以三百年也。楚子問于觀射父曰。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使無重黎。民其登天矣。觀射父曰。不然。昔者高辛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天地之道序。而人神不相雜。乃所謂絕也。民不能登天也。嗚呼。吾安得夫孔子觀射父而聽之哉。

五百

或問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作。有諸。曰。否。不然也。或問乎孔子曰。吾聞黃帝三百年。黃帝何以能若此之久也。孔子曰。黃帝在位者百年。崩而民畏其神又百年。已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此之謂三百年。夫言固有若是者也。古者一聖王之法。五百年然後移。故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也。曰。昔仲尼有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日。聖人之法。五百年而移。是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乎。曰。是非此之謂也。蓋古者有不粒食。不衣裳。居不屋。死不葬之俗矣。非不樂之也。不知爲耳矣。而今也。耕而食。織而服。安而宅。葬而得者。固不一俗。夫聖人蓋因時而設法。相時而制治者也。法固有必變。治固有必革。謀不能五百年者。

非聖人也。當五百年之極而不知承之者。非聖人也。夫五百年之極。其禮與其俗。既已濫矣。然後歸而新之。故聖人者。常出于五百年之後者也。不五百年。其法不亡。不可得而亡也。既五百年而猶不亡。所謂不亡。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也。由堯至于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堯之仁。湯之武。文王之治。適因其時得其際而改焉。民之去故俗而就新治。悅然如水之赴下也。誰能禦之。孔子得其際矣。而不得其時。周之俗遂極乎敝。所謂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者也。故孔子作春秋。春秋之作。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後世未有爲孔子之爲者也。如有孔子之爲者。則亦必五百年而後可亡也。故曰。五百歲一聖人作。一聖人作者。一聖人之法變于五百年者也。前之則民未忘德。過之則遂極乎敝。極乎敝。雖久非聖人所謀也。今日周人八百。殷人六百。以爲文王賢于湯也。而可乎。故聖人非能計歲必五百年而生也。以其成之。則宜乎居五百歲之後也。是以傳此言也。或曰。揚子雲以謂事之不然。曰。子雲玩文而遺意者也。其曰不然。不亦宜乎。



# 公是集卷四十八

雜著

## 題三公子傳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于齊平原背千里之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其折節慕義貧賤無所遺卒得其用者三千而一耳況乎不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 讀封禪書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于後平之于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爲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益之以諂者也其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頃久變志不利鈍遷慮避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 題東漢逸民傳後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得道之中者。龐公而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激世長往者也。古之君子。進以禮。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僞。以其身爲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禮義。天下之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絕世爲高。不臣爲名。至其後世也。差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同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此之謂歟。

題魏太祖紀

漢高帝既誅項羽。而哭之哀。魏武帝平袁紹。亦祭焉。世或以二君匿怨矯情。非也。方天下畔秦。劉、項兄弟也。及董卓之亂。袁、曹同盟也。其艱難周旋。禍福同之。豈云虛哉。及權就勢成。人懷圖王之意。還自相攻耳。非有宿怨積仇。必達大義者也。既摧破其國。非其初約。雖功業歸己。而英心感動。自然隕涕。此乃所謂慷慨英雄之風也。豈介介然幸已成而樂人禍哉。且夫爲天下除殘。則推之公義。感舊撫往。則均之私愛。此明取天下非己欲。破敵國非己怨也。其高懷卓犖。有以效其爲人。固非齷齪者所能察也。嗟夫。如彼英傑之人。爾猶未易得其意。又況聖人乎哉。

設侯公說辭并序

天下之辯士。皆自以能排患釋難。亡使存。危使安者也。然而說有可以行。有不可以行。子貢說野人。野人拒之。此不可行者也。夫以楚之強。項羽之暴。其甚于野人明矣。而侯生一語而太公以歸。其道奚出哉。請試陳之。

謂項王曰。漢使陸賈請太公乎。曰。然。然則楚與之乎。曰。否。何以不與也。曰。漢急。寡人常寬之。危。常存之。漢得志。輒欺寡人。寡人不忍與並立乎天下。是以不與也。曰。噫。亦甚矣。大王之厚于漢。有天下必矣。天下之歸漢必矣。楚之不得天下必矣。天下之不歸楚必矣。何也。臣請言之。大王嘗與漢臨廣武。而軍當是之時。楚欲烹太公。而漢不救。彼知殺人之親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而可以致天下之怨。故不示楚以急也。今何故而請之。且大王何以不遂烹太公。曰。伯謂我爲天下者。不顧家。烹之無益。故不烹也。曰。誠如伯言者。今漢之意。其欲得其父者耶。其外欲以得其父爲請。內實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以滅楚耶。夫豪傑並起。以誅秦爲事。秦旣破矣。而戰伐不息。使百姓父子肝腦塗地。至苦也。楚與漢。亦各有分地。今漢去其地。而與楚爭。彼自知智不若大王。勇又不若大王。故輕委其親。以邀怒衆心。曰。凡所爲天下。洵洵者。楚耳。又出信使厚幣。使天下見之。皆信漢用兵之不得已也。則人人致死于楚矣。故曰。甚哉。大王之厚于漢也。故大王不如歸太公。明與漢分天下。而王之王天下之人。皆知大王之無負于漢也。又如漢之有分地也。彼雖欲欺其衆。復從事于楚。衆不爲用。雖強之。不聽。是漢孤也。大王之霸。可以萬全。今大王益留太公。漢亦益怒其衆。楚亦益怠。漢亦益進。願大王熟計之。且夫爲天下者。不顧家。苟殺之無益。則雖留之。亦無益矣。苟殺之足以益怨。則留之亦足以益怨矣。不識爭天下者。使天下怨我利耶。使天下怨彼利耶。兩者願大王計之。臣非敢爲漢謀得太公也。欲爲楚謀取天下也。臣之言用。則漢無辭以用其衆。無名以行其詐。而天下定矣。

寓辯

劉子論疾辯士。或曰：劉子安得疾乎辯？夫辯者，排患難，解紛糅，或立談之間而致和平。此雖孫武之師，仲由之材，賁育之勇，不泊于此矣。乃可喜也。顧劉子未能耳。何遽而疾之哉？且夫秦破趙軍，長平進圍邯鄲之危，若綴旒者，諸侯畏秦而不敢救。秦却諸侯而不敢進也。故馳辯之士深計而無所用，多言而無所納。皆欲存趙而抑秦，奉諸侯以弊關中。然而諸侯之兵不出于境，彼亦智者之慮所未盡也。及魯仲連畫新垣之策，而秦兵退舍。劉子誠能造意設辭，爲可以動諸侯之兵者，則劉子于辯固易而可非之矣。今劉子未能窮辯者之慮，又焉能斥辯者之過？劉子笑而應之曰：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勇者不能進，其斷說者不能伸其意，彼諸侯畏秦之勢則固然。又何足怪？雖然，諸侯未睹秦滅趙之患也。今請說而出其兵，子其爲齊、楚、韓、魏之王，吾請說子。遂說齊楚之王曰：秦圍邯鄲，邯鄲且亡。其大夫之謀曰：請以天下帝秦，而趙國舉臣于秦。趙帝秦之使，旦夕且行矣。臣竊爲大王憂之。夫趙入于秦，則秦益強，秦得其尊號而歸，必釋趙而令諸侯。秦趙合歡，則趙有河南。秦有山東。秦因下兵崤谷，伐其後帝已者，趙亦出兵而佐之伐其後帝秦者，如此，則齊楚先危矣。且夫齊楚之不伐于秦者，以趙邇而齊楚遠也。今趙先下秦，秦必不外于趙矣。而與之謀諸侯之事，則齊楚必先伐矣。秦貪其尊號而欲并天下，兵不至郢臨淄，不肯止矣。是齊楚疎趙而受其兵，畏秦掇其患也。何趙之智而齊楚之愚也？且趙之帝秦，社稷之故，其計必果矣。而秦有并天下之心，其兆必從矣。秦從趙請，又責于諸侯，則王能遂帝秦而臣于秦乎？王曰：不能。曰：然則王之不救趙。

亦過矣。今日趙下，明日兵必至齊楚。齊楚天下之強國也。秦必欲先其強者而後其弱者。臣恐齊楚之病，又甚于邯鄲之圍也。王曰：「然則奈何？」曰：「今夫齊楚之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車數千兩，馬數千駟，萬乘之國也。而秦亦萬乘之國也。秦圍邯鄲而莫能救，固畏之也。俱據萬乘之國，而齊楚獨臣于秦，臣竊爲大王羞之。臣聞秦戰長平，民年十五者必赴焉。秦王又爵民于河內，以與趙戰，連時而不解。臣竊度之，秦名勝趙，其衆固已困矣。非十五者不可用，其民固已竭矣。王于此時，以齊楚之強，選將授兵，因秦之敝，以救邯鄲，臣見趙之寶器重賂必入于王，而秦必以信使厚幣以交王國，不此之務，而委兵以俟帝秦，竊爲大王不取也。于是齊楚之王曰：「善。」吾又因見韓王而說之曰：「韓趙世世之與國也，而秦天下之仇讐也。秦圍趙而韓不救者，必以秦爲強而趙爲弱。今趙自見其弱而諸侯莫救，必請以國事秦，而以帝帝秦。秦得其帝，已必縱趙而與之連謀以圖諸侯。趙之怨王也必深，則必以兵伐韓，而秦又出兵宜陽而責于韓曰：『何爲後帝我？』是趙攻于北而秦攻于西也。韓不割膏腴要郡以事于趙，不北面委贄以事于秦，韓不得息。是韓棄與國之好，而要仇讐之禍也。假使趙不帝秦，秦不縱趙，趙必折而入于秦矣。亡趙以益秦，于王何利哉？齊楚救之，我不救之，是王獨招患于是也。且夫秦久留趙而不去，豈能無畏諸侯之救趙哉？故宣言以刼諸侯，而諸侯遂聽之。假如秦兵伐韓，則韓能遂爲之臣哉？王必不欲爲之臣，則願王之以兵救趙也。王不救趙，則秦趙之患必至矣。願王圖之。」韓王曰：「諾。」已說韓，則見魏王而說之曰：「臣聞魏遣晉鄙將二十萬之衆以救趙也，恤于秦而止。臣竊以王謀之過也。夫秦人貪而多詐，故竭國之兵以事邯鄲。邯鄲未下而

其兵亦困矣。故恐諸侯之救趙也。先宣言以劫之。彼雖名強。實懼王耳。今王又止晉鄙之兵而不行。是王之謀中秦之計也。且夫以聲威魏者。秦也。王猶畏之。有如秦既勝趙。以實伐魏。則魏能臣于秦乎。秦見魏弱。必以魏爲不能國。非盡臣魏。其兵固未可止也。臣固以謂王之謀過也。且救人而止其兵。以觀望成敗。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使趙勝秦。則趙之兵亦必至于魏矣。而秦必反爲趙之助也。臣請言之。昔者秦伐韓之修魚。而楚救不至。韓之君臣謀曰。秦欲伐楚久矣。不若與秦和而伐楚。則秦必聽韓而捨韓矣。且韓失于秦。而取于楚也。楚人聞之。大恐。命戰車滿道。士卒滿野。而告于韓曰。寡人將救韓也。然卒不救韓。韓大窮困。請和于秦。秦聞楚之先欲救韓也。使將將兵伐楚。至丹陽。斬首八萬而歸。夫當秦韓之相持。楚兵不出。故秦得勝韓。既勝韓。因而伐之。其勢然也。故楚雖不救韓。而秦兵猶至者。秦貪而戾于事也。向使楚兵救韓。則秦必喪師而失衆矣。夫大王之兵爲救趙。雖未常與秦戰。然而趙已滅。秦必移兵以臨大王。前日之楚是也。臣故曰。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夫許而不與。失其所以與。怨而不絕。失其所以怨。今王之兵。有救趙之名。無救趙之實。趙勝于秦。則王何功于救也。夫以無功之事。招失許之怨。故趙勝秦。則趙之兵必至于魏矣。而秦欲和趙。故必反爲之助也。今王何不使晉鄙進兵以明救趙。秦久圍趙。勢不能固。彼畏王之威。必引而去。是王西抑強秦而北存孤趙。天下之強國必請服。弱國必入朝。則王之王業成矣。不務以此。而務躡楚之跡。起秦之禍。興趙之怨。甚爲王不取也。王曰。善。如此。則五國必從。從則邯鄲必解矣。于是或者曰。善。今日乃知劉子天下之士也。而辯固劉子之末也。請謹事左右。夫邯鄲

之圍諸侯莫救。辯士說者萬端而兵莫肯出。及魯仲連謀之。秦兵退焉。公子無忌至。遂敗秦師。秦師非不能勿懼魯仲連也。畏其說之當也。非不能勿懼公子無忌也。知其師久而敵也。所以劉子深求當時之事。託以利害之趣。東引齊楚。南動韓魏。可謂至當之理。必然之效也。

### 諭客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才謀之士。于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遊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論。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爲機。是以功勳流于竹帛。盛德載于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于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絕。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鐘鼓之娛不勸者。于是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攬奇俊。兼聽天下。恩涵于人心。義激于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臥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悄如不知。貌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勢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于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于用。不必全潔。功期于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

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千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睢盱拳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行。威名竝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曼。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轅有阪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敢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于牧宮。文王收績于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作于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恩滲于時雨。厲威粲于霜雪。跋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弓矢未盡。閉干戈未盡戢。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爲之差滅。赫赫之號。不爲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微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于盛德耶。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倒。假使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與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閱于詩禮。介冑之卒。奪于龜咒。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于是乎虎盼鷹視。龍行雲起。譬如挽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勞于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藏于巖野。伊尹太師之品。逸于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得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拂。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鑑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可以爲

小醜之未夷。羣兇之尙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令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而螻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爲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于是蠢蠢之氓。困于戈鋌。積尸爲山。流血爲川。糜潰屠剝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眞宗成之。至于制作之道。似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泰山。禮河汾。攷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肄其儀。參于六經。表于萬年。澤漏乎重溟。功陟乎上年。還成康之俗。儼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誇蘇張于平世。侈孫吳于異類。終無益于王道。空自絕于聖治。客徒笑我暗于事機。我亦悲客躁于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然而謝曰。荒野之人。溺于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 責和氏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

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爲益。在下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于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大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于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于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于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于魯。而韓非死于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爲不幸。謬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于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爲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于己。而內人不厚于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于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傳說築于巖險之下。太公釣于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于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 諭歸

太原王舒以進士處太學。太學于今無師弟子之教。養老講兵之禮。廢已久。諸生至者無所觀習。皆欲著名廣文館。覬三歲一貢士。爲苟可以幸其身耳。其非胄子者。至以錢入吏。自隱爲士大夫之後。王生恥之。乃更占名數京師。求舉于鄉。又連不獲。蓋居者十年焉。王生。閩中人也。父母皆老矣。異日吾嘗謂王生必歸。或曰。王生不必歸。吾曰。古者仕不遇則去。說不用則去。夫仕而去者。道也。說而去者。激也。以其京師不入。猶有諸侯存焉。齊魯宋楚秦晉之大國。千乘者非一也。滕薛韓魏邾莒之小國。百乘者非一也。今天下一家。仕進一道。黜于京師。復進于闕下。去則無所矣。則王生之居可也。雖然。王生能無朝夕之念于其父母乎。其父母能無朝夕之念于其子乎。故曰。王生必歸。且王生所以久不歸者何爲乎。爲貧賤羞父母乎。爲不遇恥鄉里乎。抑爲上國勝下國乎。夫王生士也。豈爲是哉。使貧賤可羞。是曾子不足爲也。不遇爲可恥。是孟子不足多也。以上國勝下國。是仲尼不足師也。夫曾參至孝。未嘗羞貧賤。孟子亞聖。固不恥不遇。仲尼誠明。而欲處九夷。彼一聖二賢。其意何如哉。爲士者可法乎不可也。今夫胡馬也。聞北風而嘶。心懷其舊土也。有仁心焉。曷爲士也。苟恥其身而廢其歸。曾輕任其身而不知也。且使王生得之不以道。其躬雖富貴。其事親爲能自厭其心哉。吾與王生同道也。同道近乎友。欲乎吾欲之無過也。是厚乎身于無過也。故諭王生使之歸。解其惑。

## 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居于蘇湖間。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舉。初未爲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貲簿在第七。衆人遽請曰。常秀才廉貧。願寬其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永叔爲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悅其爲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于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之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尙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賙之亦可受矣。尙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少時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

志雪

閩越地濱海。氣窳薄多暘。余三年居之。未始見雪。明年丁丑來京師。秋卽雪。長老或以爲寡。人知其寡。或共議之。或曰。九月于卦爲剝。剝五陰一陽。陰雖太盛。陽亦未絕。未當雨雪也。然雨雪者。陰太早。刑太急也。或曰。物不時爲災。雪常降于冬。不當降于秋。降于秋。不時也。是當爲災。人解之曰。否。凡以卦爲剝。陰雖盛。陽尙存。不當雪者。是十一月雪。亦可怪也。十一月陽始生。固微。正月三陽而雪。人不怪也。何以獨怪秋也。且三陽爲泰。泰時雨雪。猶可。五陰爲剝。剝時雨雪。何以不可。而謂之刑失乎。且刑何以失。夫古者昏亂之時。天子不隱恩。大夫不愛人。吏不哀矜。鰥寡不見收。則獄有過而氣有變耳。今天子聖而明。大夫謹而詳。吏畏而法。鰥寡悅而安。其于刑也。凱從恕。議從厚。疑從赦。何致于失而雪哉。此議之非也。又凡所謂不時。

而災者。謂害于歲耳。今九月雪。何以害也。穀已入。則不害。麥已布。則不害。民已室處授衣。則不害。鳥獸既斃。則不害。昆蟲已蟄。則不害。而猶謂九月雪爲不時。失類也。夫南方地卑。故瘴暑。北方地高。自倍。南方盛冬無雪。非異。故北方未冬爲雪。何怪乎。且雪不當降于秋。降于冬可也。降于春可乎。夫春猶秋也。世不怪春雪。何怪秋雪。人儻以少見爲疑耳。夫麥宿種而性能寒。故種麥而雪。殆豐年祥也。未可議。明年麥果大收。倍于昔年。然則二者之言。前果謬。後大信也。人見所鮮。卽議以爲怪。爲不時。爲災。則凡出處異于世。言語異于世。文采異于世。世所謂鮮而可怪者。以施于事。必以謂不時。行之于民。則以謂且有災。然卒無災有福者多也。世人豈但好論議哉。亦怪其非常與己殊致耳。然則是與非未可信也。是歲也。秋復雪。明年吾又將賀民之豐麥也。故志焉。

